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93

磐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

清 拙說　光模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
  - 序
  - 目次
  - 住鄱陽劍溪永鎮禪寺語錄
  - 住霸陵白鷺渡西汀寺語錄
  - 豐城慶雲寺弘戒語錄
  - 浮梁圓通菴弘戒法語
  - 崇仁天竺寺說戒法語
  - 住臨川青雲艸菴語錄
  - 勘辨
  - 機緣
  - 代古
  - 六問著語
  - 拈古
  - 頌古
    - 世尊初生雲門要一棒打殺
    - 世尊睹明星
    - 世尊陞座文殊結椎
    -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如何那一通
    -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 文殊三處結夏
    - 維摩示疾佛使文殊問疾
    - 善財初詣娑羅林中參文殊
    - 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邱不入地獄
    - 殃崛產難
    -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
    - 麻三斤
    - 乾矢橛
    - 匙挑不上
    - 臭糞桶
    - 南泉斬貓
    - 文殊普賢昨夜相打

        - 喫茶去
        - 狗子無佛性
        - 東山水上行
        - 鎮州出大蘿蔔頭
        - 不與萬法為侶者甚麼人
        - 一喝耳聾三日
        - 明頭來明頭打
        - 代宗命忠國師驗西天大耳三藏
        -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便打
        - 大顛擯首座
        - 興化擯維那
        - 德山托缽
        - 二婆豎拳有麼有麼
        - 靈雲見桃花敢保老兄未徹
        - 三頓痛棒
        - 常啼菩薩賣心肝學般若
    - 偈贊傳
        - 偈
        - 贊
            - 達磨像贊
            - 題岳武穆墨莊神跡
            - 題鍾馗
            - 本師廬夢沛老人頂像贊
            - 業師洞虛光老人頂像贊
            - 藏祖頂像贊
            - 會師太贊
            - 五龍和上傳贊
            - 白雲鐵觜像贊
            - 火柴頭贊
            - 題若海廣閣黎像
        - 傳
    - 佛事
    - 附洞虛禪師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冊上小影

樸夫拙自泐。

瞎漢，少賣弄。看你瞎賣弄，一生賣弄得去麼？雖然，瞎從光過去，光未瞎過來。不信，試光弄看。

石壇我莊石床三子請



語錄序

禪學尚矣，而最上一乘，永超三界，唱提手眼，點勘人天，時節因緣，較然不爽。牧亭大師開堂慶雲，參徒甚盛，嗣以結集語錄相示，披讀之餘，慨然永嘆。蓋以佛法之日壞也，人心不古，而善緣益輕，譬之今人，心樂長安，而迷不識路，則其至也，必無日矣。抑問塗必於已經，而遇彼導師，寔未親到，則其至也，益無日矣。然則佛法之壞，學人之過，而亦不盡學人之過也。大師砥柱頹波，仔肩此道，扣洪鐘於龍象哀鳴之日，振迦音於魚龍混處之時，極力為人，老婆心切。要知此事，本自圓成，非從人得，生死不相干之地，鬼神覷不破之機，鑿開鴻濛，打破漆桶，三五周天，斗杓司令，先天一著，一箭驚人，九重鐵鼓，自然冰渙，當陽獨露，耀古騰今，粉碎虛空，全身獨現矣。予本鈍根，兼攖塵網，但幼慕宗乘，夙遇奇緣。猶憶歲在辛巳，忽於海福禪寺，重遇廬夢老人。茶廣商量，頗蒙印可。繼承過訪，師亦與焉。指示精通，直截了當。廬夢老人者，黃梅正派，即師得法本師也。老人圓寂，廿載於茲。幸又得師，開示非少。譬之飲水，冷暖在心。灌頂醍醐，寧忘所自。但痛眾生，罔明大事。循環業根，糾纏因緣。難以圓滿三身，安望種成四智。豈知珠本在衣，燈即是火。茲讀語錄，渺然長懷。竊謂裨益參徒，所益猶少。而居今之日，其有功於此道良多也。用贅簡端，如臨法會。佞佛之謂，所不敢辭。亦望諸山，全提共唱。師其將謂彼自無瘡，而慎勿傷之也哉。

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陽月李焞敬題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目次

序一
目錄
卷第一
　住鄱陽劍溪永鎮禪寺語錄
卷第二
　住霸陵白鷺渡西汀寺語錄
卷第三
　豐城慶雲寺說戒語錄
　浮梁圓通菴說戒語錄
　崇仁天竺寺說戒語錄
卷第四
　住臨川青雲艸菴語錄
卷第五
　勘辨
　機緣

代古
拈古
頌古
卷第六
偈贊傳
佛事
洞虛禪師塔銘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目次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一

住鄱陽劍溪永鎮禪寺語錄

比邱(石壇、光模、石丈、嶽麓)等編

師於雍正四年冬，在樂平鳳凰山受請，至臘月初三日入院。
山門。「以字不成，八字不是，出出入入，千千萬萬。若有一箇識得，許他與我同門。」復云：「且緩，且緩。」拽杖便入。
韋馱。「季法危如累卵，還記靈山親囑付麼？」復云：「險。」
伽藍。「是你是我，舉院靈聰，一家擔荷。寧可殺人不貶眼，不可見人面似火。」(金面關聖)
祖師。「祖祖祖，太莽鹵。禪禪禪，幾何般？道道道，直下掃。快與我颺向鄱陽湖裏餧魚。且道過在甚麼處？」遂以手捏鼻，云：「臭。」
佛殿。「者個沒底廁坑子，謾道釋迦老子跳不出，直饒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以至天下諸大善知識，盡在裏許頭出頭沒。拙上座到來，畢竟如何？」遂大展，云：「掩。」
據室。「任是透金剛圈、吞栗棘蓬漢，來到者裏，汗臭氣未嗅你在。若要拙上座手中棒，喫三更鼓、戴网巾且去買了草鞋著。」
拈眾檀護疏。「禪無襠，褲無口，頭上青塵三五斗。個是拙上座三十年水邊林下，一個安樂法門底。緣業風吹來厥土，萬般存此道，一味信前緣。」
法座。「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既度人畢，拙上座據此曲盝又度個甚麼？驗在目前。」遂陞，拈香，云：「此一瓣香，皇圖齊北極，聖壽等南山，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陛下伏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民不失所，路不拾遺，君臣道合，主賓肅雍，老安幼懷，財豐物阜，永樂無為之化。

「此一瓣香，肩荷乾坤，手擎日月，奉為闔朝文武寀寮屬、現前護法功德林，墻塹宗風，金湯法社，不忘當年付囑，共增此日祿康。「此一瓣香，頭頭上明，物物上了。奉為諸山老宿，為日月之眼目，作乾坤之鬚眉。補處名藍，化緣寰宇。「此一瓣香，慈如冬日，和若春風，靈同夏雲，鑑并秋月，光天灼地去也。「此一瓣香，不假天降，亦非地生，若鐵蒺藜出紅爐，星光爆燦，孰敢正眼覷著？今當人天眾前盡情揭露了也。供養慶雲堂上古雲沛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昆池大師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迨舉磬椎，已落第二義了也。畢竟如何是第一義？廬嶽峰鼻孔撩天，鄱陽湖舌頭拖地，眾中如有摸得到者，請出相見。」僧問：「天開地闢，海晏河清，人人盡樂堯天，個個咸沾舜日，臨濟賓主、洞山君臣俱不問，師登寶座，端為祝延。」師云：「一個蒼生是一年。」進云：「果然句蓋乾坤，功弘宇宙。」師云：「莫塗烏我好。」進云：「塗烏一上。」師打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進云：「拋磚得玉，吐氣揚眉。」師以手撥開眉毛云：「貓。」進云：「法王座上無偏黨，拾得寒山笑不休。」師云：「笑箇甚麼？」僧亦撥開眉毛云：「貓。」師云：「可憐獵犬無靈性，秖向枯樁舊處尋。」問：「金爐香裊，寶座花敷，凡聖交參，人天瞻仰，且道有何祥瑞？」師云：「碓觜開花。」進云：「如何是未出方丈底佛法？」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進云：「如何是已出方丈底佛法？」師云：「急水灘頭蹴繡毬。」進云：「永鎮家風又若何？」師打云：「今日拄杖開張發市。」進云：「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師云：「不信道。」問：「向上宗乘即不問，進門一句事若何？」師云：「千二百五十人俱，粥足、飯足，牛進千頭、馬進百匹，水足、草足，事事如意，免得諸人叫屈。」進云：「秖如三聖道：『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是如何？」「鹵莽如僧。」進云：「興化道：『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又作麼生？」「依稀似佛。」進云：「謝師指示。」師云：「此去城中僅十里。」僧禮拜，師云：「莫道無事好。」僧出，師以杖約住，云：「入院事繁，向晚再問。諸人秖知問佛、問法，得知佛法來處，『佛身充滿於法界』，塞破虛空，『普現一切群生前』，蠅子撒卵，『隨緣赴感靡不周』，草鞋踏斷四條觔，『如恒處此菩提座』，也是三家村裏土地相似。山僧既據此座，祖令當行。」驀喝一喝，云：「大眾！獅子吼？野干鳴？」顧左右，云：「野干鳴即獅子吼，獅子吼即野干鳴。不見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春生秋殺，陰閉陽開，魚躍鳶飛，水動山靜，月明鐘沉五夜，梅開雪霽九重。到斯時，正好伸腳打眠，悠悠度歲。無端被汝諸人推向十字街頭打開布袋，秖得

將者些葛藤盡情抖擻出來，撒向諸人面前，耳裏、眼裏無不釋迦老子。還見麼？若未見，山僧重為喚出。」遂以手撥開眉毛，云：「貓。」復喝一喝，云：「若不喝退，險些撞著南泉。」復舉：「簡堂禪師云：『圓通不開生藥舖，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簡老纔展舖席，便要懸羊賣狗，難免諸方撿責。山僧則不然，永鎮既開生藥舖，何須要賣死貓頭？四方主顧來尋我，痛處一針白汗流。還契諸人也無？」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暗度人。」結椎，下座。
當晚小參。舉：「僧問乾峰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乾以拄杖子劃一劃，云：『在者裏。』」師云：「錯！僧以前話復問雲門，門曰：『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錯！設有個漢出來道：『拙上座與麼批判，還契二大老也無？』向他道：『錯！』何故？更有一錯，未敢向汝諸人道破。且道是那一錯？拙上座未出海福門是錯，致令數年已來東衝西撞、皮穿骨露，立無卓錐之地，錯。及乎今日到了永鎮，見此籬穿壁倒、有鹽無醋，不惟廚空、庫空、倉空、箱空、罈空、甕空、缾空、罐空、盆空、甑空，連錐也無，錯。未晚，忽見諸人各各默然，或坐、或立，將觜盧都挂得提壺。山僧不覺通身汗流，秖得背手仰空向外打箇低都，唱曲鷓鴣一場：糢糊糢糊不糢糊，總是低打都打低，都唱鷓鴣挂提壺，嘴嚧都呼嚧乎嚧，摩囉呼嚧娑婆訶。」
師在鳳凰山受請，小參。「鬊頭垢面許多年，鼻涕吊來到觜邊。一自眾中呈醜拙，從茲不值半文錢。因此遁跡三江海福，一任春來鳥語、秋去花殘，草也未敢動著一莖。幾回引頸一尺，連忙縮頭十寸。雖是蚖蛇戀窟，幸無玷辱先師。誰知業報到來，無端打個噴嚏，觸犯羅計孛星，上孛下、東孛西，孛來孛去，孛至鳳凰山。蓋緣修行無力，又被伽藍覷破，遂令鄱陽永鎮眾檀護并合山老宿向枯木糝花。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眾中莫有端的此理者麼？」良久，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請兩序，上堂。「天高群象正，落霞孤鶩齊飛；海闊百川潮，秋水長天一色。所以道：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畢竟睹箇甚麼？」驀喝一喝，云：「兵隨印轉，將逐符行。」
開鐘板。「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遂擊一聲，云：「大眾！還認得者一聲麼？」側耳作聽勢，云：「象龍蹴踏難分處，一片皇風四海聞。」
開雲板。師問：「典座在麼？」曰：「在。」「者是佛祖慧命，大眾性命在爾一人手裏。爾若二時粥飯稍不精潔，我就兜腦一椎。」

遂擊一下，以椎擲地，云：「侍者與彼拾起鍋鏟柄。」復云：「好個銅頭鐵額漢。」

佛成道，小參。參頭石橋問：「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此理如何？」師云：「莫妄想。」進云：「既度人畢，因甚睹明星始大悟？」師云：「更莫妄想。」進云：「未審悟個甚麼？」師云：「鼻孔沒半邊。」進云：「將謂別有。」師云：「不快漆桶。」進云：「恁麼為人去也。」師噓一聲，云：「只道你是個禪客。」進云：「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師云：「速禮三拜。」進云：「莫是和尚親切處麼？」師云：「一掌一握血，一棒一條痕。」進云：「何須重下註腳？」師云：「聾。」進云：「是現大人相那？」師拈杖，云：「者尿床鬼子那裏學得許多虛頭？」頭禮拜。師云：「了。」乃云：「阿呵呵！笑甚麼？我笑釋迦老子於正覺山前寢繩床、食麻麥，餓得骨瘦巖巉、眼花燎亂，說甚麼睹明星大悟？豈不是夜半見鬼？猶道：『奇哉！怪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又是口裏狐涎，腳跟下好與二十拄杖。怪道雲門大師要一棒打殺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腳跟下亦該二十，免得後代兒孫一人傳十、十人傳百、百人傳虛，教壞人家男女。永鎮與麼批判，亦該親領二十。何故？見怪不怪，其怪自壞。雖然，我更要問你：釋迦老子是甚麼？」復云：「貓兒狗子也不識。」

立祖牌。「設供你者一隊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底野狐種族，到一處聚首蟬聯，嘴嘴噥噥，商量個甚麼？莫是東家杓柄長短、西家鍋子大小麼？實拙不肖，忝為野狐苗裔，然卻黨理不黨親，折箸攪黃河，做就一盆木札太羹，用玄沙片紙一一將唇吻封你一箇密不通風。何也？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年。」

設本山前代耆舊供。「飲泉水，貴地脈，牌上無名過一邊。」遂拈香，云：「點。」

除夕晚參。「醉漢正酣度歲杯，窮神打疊送窮才。謾言永鎮年無米，牛糞火兒沒得煨。十八高賢散打坐，咬牙怒目口慵開。勸諸人，休戚哀，東村王老燒錢紙，野鬼閒神都請來。」

元旦，上堂。「堯風蕩蕩，舜日雍雍。鳳曆頒宸，九重閶闔開黃道；龍文絢斗，萬國衣冠拜冕旒。黎元樂無虞，河清海晏；岳牧宣有道，鼓腹謳歌。家家燈燭煇煌，處處笙歌嘹喨。陽春賡白雪，彩鳳舞丹霄。辛盤椒酒賀新年，蘭英桂種；淑氣惠風迎化日，雲霽雪消。墻角幾點梅花，漏洩天機之數；空中一聲爆竹，喚醒雷霆之威。」驀喝一喝，云：「而今四海賓貢，何用砲火喧天？」

元宵，小參。僧問：「春燈莫厭月糢糊，春月應憐燈影孤，風雨若教今夜占，燭龍治水失明珠。請師示珠。」師打，云：「撥著動著，放光動地。」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師云：「試飛騰

看。」僧提起坐具疾行，師云：「白雲萬里。」問：「此夜金吾不禁，是處火樹銀花，未審永鎮有何施設？」師以拄杖作天矯盤龍勢，云：「大眾看看。」進云：「者老漢伎倆已盡。」師云：「知恩者少。」僧拂袖歸位，師云：「負義者多。」乃云：「過年不覺月過半，堪嘆光陰忙似鑽，永鎮初住米柴無，又值當家沒打算，直欲祖師將身賣(風俗：家戶僧送祖師圖乞米，永鎮隨例)，連朝逼得無處竄，雨雪紛紛泥滑滑，擬作填溝塞壑漢，今朝又是上元宵，火樹銀花沒得看。」驀卓拄杖，云：「長老！長老！你且莫隻，我有個區處奉慰，權且應個時節。拄杖子！你有甚麼區處？當速領教。」復卓一卓，云：「我記昔年隨侍郢南定省，路經鄂渚黃鶴樓訪呂祖，承彼教一道鐵笛，名曰鬧元宵。今夜何不大演一道？一以恭迎春王(是日立春)，一以大眾普樂。」良久，云：「冤家！冤家！年來少溫，忘卻了也。拄杖子！你若紀得，煩吹一道，代壯體臉。」又卓一卓，云：「諦聽！」遂橫拄杖作吹笛勢，乃高聲歌曰：「五六五，尺仕仁，五六工，六五五五。」復云：「秖合吹到者裏。拄杖子！今者上元佳節，柴無米無，舉院眼怒，鼓得與麼快活，正謂黃蘗樹下彈琴，苦中作樂。」驀拈拄杖連卓，云：「有意氣時添意氣，得風流處且風流。」撫掌呵呵大笑，下座。

晚參。舉：「慶雲先老和尚示眾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會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者些說話，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臨濟料揀、雲門三句、曹洞五位、溈仰義海、法眼心識，盡情揭露了也，秖是賈至居士不知落處，千生萬劫承當個詩翁。眾中還有知得落處者麼？若有，不妨將山僧拽下禪床爛捶一頓，自然明窗下安排；脫或未然，與你指箇直截根源：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師云：「老人只知開口笑，不覺舌頭長，殊不知齒不關風，開口便落一東二冬。此處無銀二兩，俗人沽酒三筒，豈不又添一翁？拙上座則不然，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歷亂李花香，東風不會吹愁去，春日偏能惹恨長。與麼舉略較些子。諸仁者還委悉麼？試敲推看，其或未然，再與你註個唐詩直解：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且道是祖師心印？是仲尼鼻孔？」眾無語。遂撫案云：「黃金難鑄鍾子期。」陞座。「見桃花無疑，自瞞不少；擊竹不墮，悄然癡狂。外走出門，築破腳指，鈍置煞人；平地上吃交，笑殺旁觀。隔江招手，橫趨而去，也是憑空著魅。者一隊漢大似抱薪救火、喫鹽止渴，豈啻夢中說夢？實情好與二十拄杖。猛虎不食伏肉，胡蜂豈戀舊窠？所以道：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和修不知；和修三昧，優波鞠多不知；優波鞠多三昧，祖祖不知。既是祖祖不知，因甚臨濟大師又道：『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致令後代兒孫個個醉飲鴆毒、氣鼓叢林。拙上座不敏，二十

年前無端被個沒意志的老漢亦飲一劑，脹得目空宇宙、氣塞乾坤，行住坐臥、動轉施為不得自由，如參竹篦公案，觸不得、背不得、左不得、右不得，幸遇朗山《人天眼目》，善識人家痛癢，信手一爬，恰恰爬著山僧不上不下的去處。正所謂：逢著家裏人，當說家裏話。且道：家裏話作麼生說？」遂以拄杖作釣勢，云：「秋潭徹底鯨深浸，百尺絲綸釣得歸。無底籃兒暫盛著，養成頭角縱橫飛。」收杖，下座。

佛涅槃，上堂。師振威一喝，云：「一聲砲響，死傷積野。眾中還有不顧危亡、奔流度刃者麼？」一僧出，便喝。師喚值歲，云：「曳出者死屍去。」進云：「哀哉，哀哉。」師云：「棺材裏瞠眼睛。」進云：「伏惟尚饗。」師以拂子作振鈴勢，云：「吽，吽。」問：「芳草碧嘶韓幹馬，綠楊影繫戴嵩牛。如何是境中人？」師云：「我行芳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子房未虎嘯，破產不成家。」「如何是人境俱奪？」「嘆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瞿曇此日何處行？」師云：「山家養狗忽生子，長大柴門吠落花(時寺產狗子)。」進云：「因甚到恁麼地？」師云：「卻被闍黎帶累。」進云：「是某甲罪過。」師云：「險。」問：「世尊因七賢女游尸陀林，一女指屍，云：『尸在者裡，人向甚處去？』請師指示。」師云：「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一女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云：『惟願聖姊有何所須，當終身供給。』女云：『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如何是無根樹子？」師云：「葉覆大千沙界，身廓充塞十虛。」進云：「『二、要無陰陽地一片。』如何是無陰陽地？」師云：「看腳下。」復云：「滑。」進云：「『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如何是叫不響山谷？」師云：「啞卻你口，塞卻你耳。」進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此三般物我實無有。』女云：『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又作麼生？」師喚首座，云：「你看者僧驅我入地獄。」僧抖袖歸位，云：「恁麼則散花去也。」師云：「又是一杓惡水驀頭澆。」乃云：「正覺山前鬼見身，金棺復把雙趺申，禍根誰識從茲起？冤氣髑髏遍界新。於戲！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復舉：「東山蕉祖陞座，云：『若謂釋迦老子決定入滅，急請諸人捶殺自己；若謂釋迦老子決定不滅，急請諸人捶殺山僧；若謂滅而不滅、不滅而滅，山僧與諸人一齊人涅槃堂有分。然則畢竟如何即得？』便下座。」師云：「堪笑蕉祖者些說話，太似三家村裏罵雞婆，秖要口裏說得出，不顧渾身當落何趣，幾乎帶累大眾一齊入拔舌地獄，豈啻三尺

童子捉矇？然釋迦老子去處猶未夢見在。敢問諸人：釋迦老子今日畢竟歸何處去？」遂靠拄杖，下座。
久雨，示眾。「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擊拂子，云：「大眾還了也未？」復揮一下，云：「若道了，因甚古人又道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驀喝一喝，乃高聲喚侍者，云：「快持瓦缽，床頭支漏，雷風電雨又來了。」拈起拄杖連喝，遂旋風打散。行者出，師以杖指勢，云：「尿床鬼子，者裏猶是一點長漏。」
早參。「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遂以手捏鼻孔作鳩啼勢，云：「鵓鳩呱呱，鵓鳩呱呱。」復三喚侍者，不應，乃連掌之，云：「者尿床鬼子，天明多時猶在者裏瞌睡。」便下座。
出隊歸，晚參。「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若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無為安樂之地。諸仁者！永鎮雖然清苦，且喜人人腳跟踏在無為安樂地上。堪笑山僧一月以來總在外邊之繞，如珠走盤，周旋無停。敢問諸人向甚處著眼？所以道：『有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向者裏辨得那一人常在家舍、不離途中，那一人常在途中、不離家舍，絕無絲毫擬議，許他腳跟果踏無為安樂之地。其或未然，只恐諸人在家忙不徹，山僧處處常安樂。」
清明日，小參。「野花紅，湖水綠，柳鶯啼，花風郁。羹正香，飯又熟，行人平地躂一交，荒原何處號天哭？咄！新塚壘壘近屋邊，家家祭掃各紛然，獨憐戍婦江邊苦，遙望沙場烈紙錢。」遂以拂子作振鈴勢，云：「吽！吽！」
浴佛，上堂。師拈拄杖，云：「一舉四十九，大家出隻手，扶起破沙盆，灌浴成垢咎，撞著跛雲門，活活打殺無處走。」復卓一卓，云：「瞿曇休走，我與你卜一兆看：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元來木星觸犯當年太歲，遣修羅鬧入紫微宮。」驀喝一喝，云：「好，好，紫微照破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否極泰來。』康誥曰：『作新民，而且鹿苑迪吉。』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元亨利貞。』大眾！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復喝一喝。
結夏，小參。「阿呵呵，笑甚麼？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鵠頭白，烏頭黑，也是推車就了壁。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螭吻咬殺屋梁脊，燈籠倩露柱解交。磨盤不甘，唆起山門，倒騎佛殿，入廁房裏，晝夜遶百千匝。風吹石曰：『竊見捏鼻一笑，苕帚責打籌予三十。流水下灘非有意，白雲出岫本無心。』江西馬[竺-二+欺]箕，三十年

不少鹽醬，還是對眾語？是落草談？張公喫酒李公醉，西街廖鬍子東倒西歪，東村王大姐口裏酒氣逼人。所以，釋迦老子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鄧師翁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圓悟和尚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錦上鋪花。』楚石禪師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針箚不入。』永鎮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普入地獄。』諸仁者！前是鑊湯爐炭，後是碓搗磨磨，左是鐵床沸屎，右是拔舌犁耕。試問：作麼生得出？」良久，云：「小心挨過七月半，放你出來打亂竄。」

端午，小參。「日到中天，諸魅群邪遠殄；人臨五日，赤口白舌消除。蚰蜒蚊蚋潛蹤，蜈蚣虺蛇遁跡，五色綵絲續長命，胡用藥采天台？萬人蔡裏奪孤標，自是湖歸范蠡。處處龍舟競渡，鼉鼓逢逢；家家角黍招魂，艾旗閃閃。不須懷沙作賦，且就滄浪濯纓。然雖如是，曲奏天中則且置，萬人蔡裏奪孤標一句作麼生道？」振威喝一喝，下座。

解夏，示眾。「秋風涼，秋夜長，羈旅客，思故鄉。敢問大眾：到家裏人必藉阿誰之力？」喚侍者，曰：「掇退香案，待我好申腳動手。」遂申起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復垂下腳，云：「我腳何似驢腳？會得此腳，牛腳、馬腳、有腳、無腳，無不是者一腳；會得此手，大悲千手、百手，無不是者一手；東街胡張三醉得東倒西歪、黑李四白扇過頭，亦無不是者一手、者一腳；以至十二時中穿衣、喫飯、屙屎、放尿、燒香、掃地、合掌、搖頭、迎賓、送客，無不是者一手、者一腳；超佛越祖、屠牛宰羊，無不是者一手、者一腳。雲門大師道：『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不是者一手、者一腳；趙州道：『我在青州作領布衫重七斤。』又不是者一手、者一腳；麻三斤、乾矢橛、鋸[金*解]、秤錘、板齒、生毛狗子無佛性、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又不是者一手、者一腳。所以道：『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箇不必。』如何是不必底事？諸仁者！整日嘴嘴噥噥，只解口說，直要手腳能說，方是真說。莫秖在長連床上不是腳痛，便是腿痠，或是一個筋斗打至三十三天、或是一個大鼾撼動一十八重地獄，帶累山僧波波吒吒、羅羅結帝，生陷無間。今晚勸諸人且漫去思想，收拾行李，緊捎草鞋，明日絆那個作伴好遊山玩水、那個蔡林明窗淨几好過冬，試將主人公三字權帖鼻尖頭上看看，看得好，自此一二三、三而再，看來看去，終久有日，看至前如銀山萬仞、後如鐵壁千疊，要進進不得、要退退不得，到者裡然後向萬仞頭挨得一線入、千疊中拶得一縫開，如此白汗出得幾身，再將主人公與釋迦(老子)鼻孔比一比，那個長、那個短，可是一洞通

風不？」復又申出手腳：「看看我手可似佛手、我腳可似驢腳，那時那裏痛，喚釋迦老子與我揩一揩；那裏痠，喚釋迦老子與我搥一搥；那裏癢，喚釋迦老子與我爬一爬。動轉施為任你自己，不然徒在東箇蔟林攪到西箇叢林、西個叢林攪到東個叢林，聽得行者鼓響三通，長老上坐、諸人旁立，眼眨瞪地看著上頭兩片皮動，或將古人公案囫圇念上一個，或將陳爛葛藤東扯西拽扒上一頓，或拈拄杖卓一卓、喝一喝，或揚一眉、瞬一目、豎一拳、動一指，便道：『長老為我說。』秖問你東村王大姐滿面水粉、一觜胭脂，終日深藏閨閣，見人低頭縮頸，是為你說、不為你說？不見古人道：『牛動尾巴便將作等閒。』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又道：『你是那裏人？』曰：『新羅人。』曰：『未跨船舷早已三十棒。』能向未跨船舷早已三十棒處爬得些子痛癢，方才許你展開驢腳、申出佛手，好喫山僧手中痛棒。其或未然，漫道我瞞你，你更瞞我太殺也。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中秋，上堂。僧問：「天上月正圓，人間月方半。既是天上月正圓，因甚人間月方半？」師遂展兩手，云：「此夜甚分明。」便下座。

九日，小參。「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大眾！且道：者一人是阿誰？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整冠。」

大悲誕日，師過回龍菴，丹崖方水、玉淵半偈祝髮，請陞座。「丹霞燒木佛，冷灰豆爆，撥取一堆灰，舌頭拖地，院主鬚眉墮落，築著磕著。山僧適過回龍，喜值大悲降誕，翠竹黃花各呈欣容，不須木佛燒火，亦不見有一人鬚眉墮落，秖見伊一隊初地菩薩苦被鬚髮纏繞，請法去縛。吾今不教伊成佛作祖去，亦不教伊向驢胎馬腹去，亦不教伊情識漏盡、苦樂雙忘去，亦不教伊智過鶖子、察盡秋毫去。但各將一把斷命刀子，教伊向無始劫前把命根一刀兩斷，更向波波吒吒羅羅城中重重打過，然後見佛殺佛、見祖殺祖、見魔殺魔，殺盡始安居。若有纖毫，便是翳生。所以道：『你若無心我便休。』畢竟以何為驗？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卻是饅頭。」擊拂子，下座。

示眾。「數月以來，雪峰道的，未及與諸人說佛法。今晚稍暇，試問我提爾挈、我遞爾接、我坐爾歇，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因甚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咄！三尺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開爐。「年年十月十五，諸方結制開爐，永鎮不入保社，依舊東壁胡蘆。整日東撈西摝，廚庫升斗未儲，八字尚無一丿，人人徒手憤呼。此事不是兒戲。軍行一馬一夫，如同背水，縮軍臨陣，上天無途。雖然，殊不知盡大是個大冶紅爐，只要諸人自己刻刻照顧眉

毛，不消山僧那。」遂咳嗽一聲，云：「謾謂釋迦老子、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諸大善知識、天地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蔟林、森羅萬象、情與無情，將根斷貫索子縛作一束，拋向大洋海裏，頓時火發，燒至三十三天，化作一堆灰。試問諸人：喚什麼作自己？喚什麼作釋迦老子？喚什麼作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天下諸大善知識？喚什麼作天地名象？說什麼西天四七、唐土二三？到者裏，直饒諸方分得門、辨得戶，無論甘與不甘，悉要喫山僧手中痛棒。何故？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復舉：「法昌以一力撾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爐，行腳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爐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師云：「大小法昌通身泥水，要脫二乘羈鎖，自己作賊，禁人犯夜。永鎮者裏惜無者輩古錐，有則無論凡聖，推向大冶紅爐鍛鍊一過。何故？要識真金火裏看。」遂連聲擊竹篦，云：「鄱陽湖裏火發，各人照顧眉毛。」
此峰和尚至，小參。師喚監寺云：「向辱此峰和尚見過，永鎮他出失待，今者畢竟如何？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請此峰首座，小參。「天得一以清，劈開華嶽連天碧；地得一以寧，放出黃河徹底清；聖人得一以治天下也。是君子務本，所以，西伯而興渭水，蜀帝以起南陽。永鎮得一則且置，扶起剎竿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大家歸堂，問取東單第一座。」
起七，小參。「罵人莫點心，打人莫打臉，要做過量人，事事要打點。成佛作祖要打點，參禪學道要打點，燒香掃地要打點，合掌搖頭要打點，沽鹽買醋要打點，運水搬柴要打點，穿衣喫飯要打點，屙屎放尿要打點，迎賓送客要打點，人前召沸要打點。莫待三十夜到來，見著黑面閻老子，只恐諸人打點不徹，有召難沸。拙上座有生以來，時時事事無不打點，即論日前起期告香之夜，被爾諸人自朝直忙到晚，秖一刻不曾打點，三陣擊子迎至堂中，信口胡說亂道，自家不知道在那裏去了。末後舉個法昌開爐的公案，舉至但能一念回心，即脫二乘羈鎖，截然忘卻了也。由是默坐良久，待得心回，箭去久已，只得召起大眾曰：『鄱陽湖裏火發，各人照顧眉毛。』大家懵懂一場，今夜起七無端說到者裏，又是漏逗不打點。試問諸人！那底是脫得羈鎖處？」遂高聲云：「大眾！你看永鎮眉毛還在麼？」
解七，小參。「大眾！閉門家坐，禍從天來。昨夜山僧夢見伽藍告報：『鄱陽僅三百年來，不聞甚麼佛，亦不知甚麼法。汝乃何方知識？帶此一班婆羅門來我永鎮，終日說黃道黑，晝夜遶百千匝，踏翻鄱湖，振得地搖陸動，須彌倒卓，撼落帝釋花冠。帝釋罔措，乃

遣燒香童子具將上事命下。鐵圍閻老子聞得，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手圭膝步，仰對天庭，曰：「請息天怒，此事不難，臣等立差五方惡卒往永鎮伽藍追索上齎。」』昨夜永鎮伽藍追得無處迴避，只得告稟山僧，山僧再三勸勉不得，伽藍即刻領五方惡卒來與諸人索取花冠。眾中何人拾得？預與山僧通個消息。不然，待彼到來，吾亦無奈。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沙彌戒本空大德請上堂。僧問：「擬申一問，師還答否？」師云：「用得龍王幾點風。」進云：「佛祖玄機即不問，浮山九帶事如何？」師云：「記得話頭麼？如何是佛法眼藏帶？竹頭木楔。佛法藏帶？殘羹餿飯。理貫帶？循途守轍。事貫帶？撒土揚沙。理事縱橫帶？魔宮虎穴。屈曲垂帶？披毛戴角。玅協兼帶？金聲玉振。金針[靄-曷+隻]鎖帶？寒山拾得。平懷常實帶？穿衣喫飯。」進云：「九帶已蒙師指示，三玄三要再披宣。」師云：「又是一題。頭第一玄天，第二玄地，第三玄人。第一要，生，事之以禮；第二要，死，葬之以禮；第三要，時，祭之以禮。」進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師云：「赤土塗牛奶。」問：「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如何是差別智？」師云：「杖失雙瞳瞽。」進云：「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秖如女子在定，文殊出他作麼？」師云：「死水不藏龍。」進云：「文殊既為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師云：「滿罐不動。」進云：「罔明下方菩薩，因甚卻又出得？」師云：「半罐丁東。」進云：「恁麼則一聲石磬，喚聾天下人耳朵去在。」師云：「多年曆日。」問：「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請問，還有不從戒而得定慧者麼？」師豎拂子，云：「會麼？」進云：「某甲不會，和尚道。」師云：「你擬追上我壁。」進云：「是何心行？」師云：「山僧罪過。」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少選隨例餐饘子，也得三文買草鞋。」問：「舟航鄱水新無蹟，霹靂豐城舊有聲，維摩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因甚永鎮戒壇僅容十數輩？」師云：「寸長尺短。」進云：「如何是沙彌戒？」「殺。」「如何是比邱戒？」「盜。」「如何是菩薩戒？」「淫。」進云：「三戒蒙師指，宗乘事若何？」師云：「我更問你，如何是妄？」進云：「恩大難酬。」師云：「就來妄。」乃云：「今朝臘月一，殺盜淫妄畢，山僧無法說，般若波羅蜜。」遂顧左右，云：「者裏浮山九帶得麼？臨濟三玄要得麼？諸子戒定慧得麼？所以世尊道：『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諸憎上慢者，聞必不敬信。』是說未說？『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不問你，罔明出得女子定，文殊出不得，即今珠在甚處？」良久，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復舉：「清淨行者不上天堂。」師云：「和身屎裏滾」；「破戒比邱不入地獄。和身屎裏滾。龍池珍祖云：『清淨行者卻入地獄，和身屎裏

滾；破戒比邱卻上天堂，和身屎裏滾。』大小珍祖好人不肯做，直要屎裏臥，帶累永鎮今日亦在廁坑裏頭出頭沒。」乃召本空大德，云：「聞得些子臭氣麼？」復云：「穿過你髑髏。」

因雪，早參。「呀！大眾！普天匝地昨夜被雪山白牛一口吞盡了也，敢問汝等即今向什麼處安身立命？」眾無語，乃以竹篦作李三娘涓水勢，且歌且嘆曰：「天既要發風，就不要下雪；既要下雪，就不要發風。有朝太陽一出，雪，雪，那時你在那裏？」復召大眾云：「你看狂風飄雪又來了。」遂旋風打散。

因伐樹，晚參。「古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所？』汝等向者裏如何下一語愜得老僧意？」眾下語皆不契，師云：「自道去也。永鎮伐木，鋸舞三台，觸犯月光童子。」遂舒十指，云：「掩卻太陽，向大洋海裏擦一把墶塵，黑風從中猛起，鄱湖白浪滔天，拍倒芝城薦福寺。張睢陽見陶侃母古塚，偃臥不安；風雨山拈起磨刀石，向楊子江裏一擲，折斷五老峰鐵梁脊。頃刻，廬山三百六十菴主悉來與諸人從事。試問諸人：向甚處回避得過？」

托缽歸，粥後示眾。「諸兄弟！昨日托缽心苦，永鎮無甚犒勞，現前公案舉似。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缽盂去。』其僧大悟。」師云：「此話如金矢法，悟者如金，不悟如矢。所以徑山云：『如今諸方有種瞎漢，往往向洗缽盂去會了。』敢問大眾，不向洗缽盂會，向甚處會？」乃喚監寺云：「昨日托缽歸，得米多少？」寺云：「二石八斗。」師叱云：「永鎮好監寺，數也不會算，八斗二石也不識。且聽一頌：喫粥了也洗缽盂，此僧粗糙失威儀，叮嚀諸人牢拈柄，打破明朝將甚持？」復云：「咦！更參三十年。」

臘八日，早參。「剎塵心念可數知，大海中水可飲盡，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乃顧左右，云：「還委悉麼？」復云：「雍正五年，歲在丁未，十二月佛成道日，是冬雪少，風景晴暢，恭惟諸人戒期起居多福。珍重。」

菩薩戒清泰大德請上堂。師拈拄杖云：「山僧今日佛來也打，魔來也打，神來也打，鬼來也打，來也打，不來也打。參！」頭纔出，師收杖云：「可惜打你不著。」頭便喝，師云：「臨濟四喝是那一喝？」頭又喝，師亦喝。進云：「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屍橫萬里。」「如何是踞地獅子？」「狐兔潛蹤。」「如何是探竿影草？」「識得你。」「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連聲喝退。進云：「者老漢生怕爛卻。」師云：「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燒香問：「古人道：『一不殺生，因甚南泉斬貓？』」師云：「莫驚恐。」「二不偷盜，因甚臨濟白拈？」「先師曾踏腳跟去。」

「三不婬慾，因甚阿難入摩登女室？」「好個入路。」「四不妄語，因甚世尊虛設化城。」「不得你成佛？」香便喝，師云：「幾乎打破我香爐。」問：「世尊道：『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世尊復睹明星始悟？」師云：「待打破髑髏再向你道。」進云：「畢竟悟個甚麼？」師云：「髑髏水出。」進云：「者是舊句，如何是新句？」師云：「今日冷似昨日。」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雪。」「奪境不奪人？」「寒。」「人境俱奪？」「臥。」「人境俱不奪？」「賞。」進云：「好個作家宗師。」師云：「有甚共話處？」問：「清泰大德請法舍那如來放光，還是兩彩一賽？還是別有淆訛？」師云：「天左轉，地右旋。」進云：「因甚永鎮門外水，自古向西流？」師云：「不妨奇特。」進云：「莫是和尚家風麼？」師云：「莫謗他好。」進云：「看者阿師納敗。」師自掌嘴，乃云：「清泰大德請法舍那如來放光，還是兩彩一賽？還是別有淆訛？天左轉，地右旋，所以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因甚臨濟又道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臨濟大師五戒也不持，何得逢人便喝？千喝萬喝也是胡喝亂喝。永鎮門下一喝用不著，佛來也打，魔來也打，神來也打，鬼來也打，來也打，不來也打，打打！直要打破你底髑髏，髑髏水出不向你道。何故？永鎮門前水，自古向西流。饒你有白拈斬貓設化城，入得摩登伽女室，一齊按下雲頭，有個漢出來道：『看者老漢生怕爛。』卻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又來納敗。」師自掌觜，復喝一喝，云：「幾乎打破我香爐。」

上堂。師舉：「保寧禪師上堂云：『山僧今日入拔舌地獄去也。』遂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師云：「大小保寧慣用鬼家活計，以當平生極則。若山僧當日在旁，只輕輕向彼耳朵云：『和尚今日方纔識得我黑面老子那！』直饒保寧通身是口，無處比數，無令今日個個杜蠻禪。」

上堂。舉：「德山小參，云：『山僧今日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一僧纔出，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因甚便打？』山云：『你是那裏人？』僧云：『新羅人。』山云：『未跨船舷早已三十棒。』」師云：「德山本欲覓箇咬人獅子，無奈者僧是個逐塊底韓盧。當時若是山僧，待他道：『問話者三十棒。』秖消道個：『謝師答話竟。』直要德山口似懸河，到者裏也要舌結，自合倒戈卸甲去也。何故？人平不語，水平不流，何須彼云『未跨船舷早已三十棒。』帶累德山絆入葛藤窩裏，至今無出頭分在。」

電機大師至，上堂。舉：「五祖綠雨和尚住廬山九奇峰，大乾和尚入山相訪，纔坐次，乾問云：『居此深山窮谷，有何意思？』綠云：『若無意思，爭引得人到者裏？』乾云：『這裏將謂老兄忘

卻。』綠云：『若不忘卻，到不得者裏。』乾云：『領教。』綠云：『又是從頭起。』」師云：「二老若無後語，險些被這裏活埋，至今無有轉身處。何也？既是家裏人，安得灶前坑之深、東廁之高？在這裏也不識，一個東邊瞎衝、一個西邊瞎撞，幾乎將露柱鼻孔撞去半邊。山僧昨承大師遠過，正所謂：『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自是炊無米飯、點沒油羹，問以詩、答以禮，何必驢唇馬觜至論者也之乎？山僧只合一笑，且道：笑個甚麼？與人恭而有禮？」復云：「又是習氣不除。」

元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一句作麼生道？」復云：「顛倒顛，新婦騎驢阿家牽，借婆衫子拜婆年。」遂對露柱作女人三拜。復舉：「香嚴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真淨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唯有一領黑驂布衫；今年添得一條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香嚴貧則貧矣，只是不合家醜外傳，逢人嘆氣；真淨富則富矣，又不合賣弄家私，逢人誇豪。若論貧，貧不過永鎮，富，富不過永鎮，富不過永鎮滿堂阿師。那個衣裏無珠？奈彼不能舍用；貧不過永鎮滿堂無位真人，那個身挂寸絲？奈彼無繩自縛。雖然，但貧不嘆貧、富不誇富，仲尼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即如今日山僧同大眾處此堯風舜日，天下晏然，正謂一人有福，兆民賴之，當唱萬年歡，豈非素快活行乎快活？眾中還有知得山僧快活處麼？」撫掌大笑，下座。

解制，上堂。舉：「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師云：「白雲萬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白雲萬里，恁麼則不去也。白雲萬里摘楊花，摘楊花白雲萬里。永鎮明日設有人來告假，各與草鞋一緉，白雲萬里。何故？不見達觀穎禪師云：『諸方鉤又曲，餌又香，奔走猶如蜂抱王。因聖者裏鉤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永鎮尤不然，鉤又禿，餌又窮，猶如落葉舞狂風。」復云：「白雲萬里。」

退院，上堂。「世事悠悠，不如山邱，作麼生是山邱底事？漁翁傍晚曲岙宿，曉汲青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款乃一聲山水綠。」遂與大眾拱別，作搖艣勢，云：「款乃，款乃，款乃。」下座。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二

住霸陵白鷺渡西汀寺語錄

比邱(我莊、源白、石帆、達川)等編

師於雍正八年春，在鄱陽永鎮寺受請，至四月初八日入院。
山門。「此是雲門一字關，試問諸人作麼生得入？」振威喝一喝，云：「一踏鴻門兩扇開。」
佛殿。「日面月面，覿面相見。纖毫擬議，君往西秦，我之東魯。」驀喝一喝云：「何得入門便觸忤。」遂大展九拜。
伽藍。「大覺為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復云：「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群蛇。」
「達磨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九年面壁，氣飲天下兒孫，且道過在甚麼處？」遂又十指掩面作窺勢，云：「阿姐，阿姐！」
入室。「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瞌睡。坐斷中間，不落窩臼，未免法報化身叫屈。摩竭陁親行此令，毗耶離已現神通。還委悉麼？」以拄杖卓一卓，喝一喝。
是日，山主公請上堂。師指法座召眾云：「者是什麼所在？」驀喝一喝，云：「獅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落花紅。」便陞。
拈香，云：「此一瓣香，山河為壽，日月是心，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陛下，伏願高履羲皇之世，永戴陶虞之天。
「此一瓣香，西汀第二回拈出，供養靈虛堂上殺人不眨眼的古雲沛老和尚，以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眾中莫有不甘者，試申嘴看。」僧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和上今登寶座，應個什麼因緣？」師云：「堯天舜日。」進云：「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亙晴空萬古脊。」師云：「瞎老婆吹火。」進云：「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猴愁摟搜頭。」「先用後照？」「狗走抖擻口。」「照用同時？」「溪西雞齊啼。」「照用不同時？」「屋北鹿獨宿。」進云：「照用蒙師指，那事更如何？」師云：「大眾看者僧忘卻了也。」進云：「低聲，低聲。」師云：「纔學搓彈子，便要捏金剛。」問：「天垂寶蓋，地湧金蓮，帝釋散花，牧女獻供，且道西汀有何祥瑞？」師云：「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進云：「又道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未曾說著一字，師登曲盞，今說何法？」師乃良久。進云：「莫是和上受用處麼？」師云：「參。」進云：「文不加點，工豈浪施？」師云：「謝三娘秤銀。」問：「舉步涉千岐，孤坐又成迷，

如何得恰好？」師云：「饑得食，寒得衣。」進云：「如何是海裏泥牛啣月走？」「剜肉作瘡。」「崖前石虎抱兒眠？」「喫鹽救渴。」「鐵蛇鑽入金剛眼？」「敲冰取火。」「崑崙騎象鷺鷥牽？」「掘地覓天。」進云：「獅絃方一奏，曹源正脈通。」師云：「學語之流。」乃云：「海裏泥牛啣月走，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高峰大師云：『此四句中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眾中若有檢點得出，管取參學事畢。』」遂顧左右，云：「大眾！且道是那一句？試出檢點看。」良久，云：「如無，今日山僧打令之初豈肯顢頇？不惜口業與汝諸人註破。若論參學二字，笑不成、哭不就，未出門平地喫交，便證古云：『者一交，者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間包，清風明月杖頭挑。』既出門，復爾築破腳指，亦云：『悔不慎當初，誰道九九八十一依舊？』無盡居士曰：『趙州八十猶行腳，秖為心頭未悄然，及至遍參無一事，始知空費草鞋錢。』總是打鼓弄琵琶，還他一會家，木人能撫掌，石女解煎茶，雲散天邊月，春來樹上花，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是以退養三江海福，一任春去秋來三十年。不紀褌無襠、褲無口，頭上青塵三五斗，只見雙雙瓦雀行書案，點點楊花入硯池，閒坐小窗讀周易，不知春去幾多時？間與士大夫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無端被一陣業風吹至鄱陽永鎮菴，到此間又有此間境界，雲橫不斷青山，潮落無邊滄海，日與四海高流共譚般若，夜載扁舟明月獨臥蘆花，至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斯時也，豈憐猶有身于人世中？相將兩載，詎意今春修禊，又蒙諸君以斯席見招？余因撫掌而笑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溪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捲回。』眾中還有知得山僧快活處麼？」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復舉：「龐居士參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大師云：『待汝一口汲盡西江再向汝道。』」師云：「大師雖則唱高和寡，未免難遇知音。西汀也要狗尾續貂。今日設有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但向道：『萬國醉心嘗大鼎，相逢攜手上高臺。』」遂合掌向空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結椎，下座。

當晚小參。舉：「古德云：『六十年前狼籍，東壁打到西壁，而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師云：「古人雖得一場孤峻，未免露出家醜，山僧固且臂長袖短，從來不肯低人。亦有一偈舉似諸方凍膿：昨夜東風狼籍，飄撲花殘四壁，直眠日出通紅，萬里天空一碧。大眾！二偈還有優劣也無？若道有，辜負古人；道無，違背山僧。畢竟如何？」良久，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安兩序，上堂。「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揮拂子，下座。
上堂。「鶯啼燕語，水綠山青。人人懷滄海之珠，個個抱荊山之璧。龜毛拂子拂，兔角扇子扇。又誰管你米裏有虫，麥裏有麵。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狗子無佛性，問伊是誰見。見不見，倒騎泥牛入佛殿。」
陞座。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眾下語皆不契，師曰：「自道去也。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捏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拈拄杖云：「芭蕉和上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既無拄杖子，奪個甚麼？」復橫拄杖云：「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小參。「萬里八九月，一陣西北風。空庭飛亂葉，返景叫孤鴻。噫！自南自北，自西自東。」
因雪，晚參。「千山鳥飛絕，萬境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遂以拄杖作釣勢，云：「眾中若有錦鱗，不妨沖風破浪。」一僧纔出，師收釣，云：「慣釣鯨鯢沉巨浸，卻嗟蛙步輾泥沙。」便下座。
謝諸山供大衣，上堂。師拈香，云：「此一瓣香，如天普蓋、似地普擎，直透我皇大清國裏上下四維，八表之外、六合之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上、阿闍黎，同壇尊證，上、中、下座，信施檀樾、善惡知識，情與無情煥然等現，更有針鋒許山僧今日不得如來衣之所覆。何故？不見道：八花毬子上，何用繡紅旗？」白椎竟，師曰：「更有瑪瑙階前佈赤砂者麼？」僧問：「古人道：『終日著衣，未曾挂著一縷絲。』是如何？」師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進云：「今日和上全披法服那？」師云：「你猶妄想在。」進云：「不妄想時如何？」師云：「好披法服。」僧拜下，云：「謝師受記。」師云：「萬里望鄉關。」乃云：「七斤布衫毫不假，十方世界覆無罅，可憐一輩杜蠻禪，賺殺陳年衣線下。」遂提起袈裟角，召眾，云：「現前諸兄弟個個盡披如來法服，須知衣線下有一大事因緣。若論者一大事因緣，豈敢覆藏？拙乃一介駑駘，道昧德微，過承諸師友千般至誠、萬種曲愛，阿譽化工錦，彤雲襯白練，水路通天河，針線抽晝夜，鉤新月環紅日，剪尺清風斗柄，剎那間造成一領萬德莊嚴無上福田大衣，挂向須彌山上，長短寬狹、金針玉線，從頭至足、周身四體正合其宜。所以，迦文昔日以丈六金爛袈裟披千尺彌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復召眾，云：「諸兄弟！丈六袈裟、千尺佛身燭然有異，因甚長短不殊？透得者個針孔過，方知衣線下事；其或未然，莫謂辜負諸師虔

誠，秖恐帶累山僧披此法服，脫落梵志沒底靴，換取雲光破藍衫。」復喝一喝。舉：「僧問東山岡祖云：『龍披一縷，金翅遠遁。比邱全披法服，因甚被狗咬？』祖云：『再犯不容。』盡謂我祖雖有滄海之量，卻無決斷之才，難免白玉無瑕。當時若問小孫，向道：『現大人相。』豈不毅然丈夫，彼此不令矛盾？還愜得祖意麼？」復云：「鴛鴦各樣，針線一般。」擲拂子，下座。

師至萬年回龍菴，值九月十九初度日，監寺請上堂。「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誓現受生。」遂以雙拳置額，云：「大眾看看，山僧今日向山前檀樾家作頭水牯牛去也。相救，相救。就中設有個漢出來道：『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頭卻著破藍衫。』咄！過去諸佛亦如是，現在諸佛亦如是，未來諸佛亦如是。」復搖手，云：「莫不是麼？永鎮若不披毛戴角，汝等諸人今日爭得見大悲降誕？」復云：「山僧髫齔學佛，子職多虧。今母難之辰，羞見賓客，遠避回龍，又蒙律菴監寺設齋，更請陞座，激揚佛法。若論佛法二字，老胡未曾夢著，豈拙者哉？擬效諸方吟哦幾句奇新妙語，對眾喃喃，便道利益人天。其奈私心未降，莫若就事論事，即將己躬五十年親歷親證揭露一上。紀得古人有則公案，諸方喚作香嚴上樹，恰恰于拙分上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枝，設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喪身失命；不答，違他來意。畢竟如何始得？」遂以手作，云：「那捻攏拳頭、擦開手看，是容易做？是難？也不難？也不易？憶昔廣南喫荔枝，殼核剝教干淨了，送君口裏何猜疑？」

上堂。舉：「汾陽示眾云：『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為人天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不中的；翼折故，空不能飛。絃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什智同真？與諸人一一點出：一、同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還有點得出底麼？不吝慈悲，試出來道看。若點不出，未具參學眼在，卻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喝一喝，下座。汾陽與麼說話，大似蓁苴與虛空安耳穴，殊不知虛空無體、法身無相。試問耳穴作麼生安？帶累後代兒孫個個向耳穴裏覷。阿姐要見法身，待打破虛空著。」喝一喝。「眾中還有與汾陽老子吐氣者麼？試出問看。」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待你脫下孃生褲，再向你道。一、同質，朝勞洗面，暮勞裹腳；二、同大事，與你商量不得；三、總同參，一雙窮相手，未揖等閒人；四、同真智，躡足附耳，六出奇計；五、同遍，普量周沙界；六、同具足，不欠一毫頭；七、同得失，輸贏今生；八、同生殺，割肝療姑；九、同音

吼，闍黎莫召沸；十、同得入，莫在門外立。與甚麼人同得入？東村王大姐。與誰同音吼？狐郎野干。作麼生同生殺？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何物同得失？剜肉醫瘡。那個同具足？碌磚。何物同遍普？大如芥子許。何人同真智？瞎老婆吹火。孰能總同參？十字街頭破草鞋。那個同大事？綱常一擔肩。何物同一質？者一語被你問得口啞，汾陽老子只得縮頭去也。」復云：「囚。」便下座。

浴佛日，上堂。舉：「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四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十指掌中無不是佛。」師代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云：「兩個無孔鐵錘。」又別云：「不是冤家不聚頭。」復頌云：「狹路冤家不奈何，從來丈夫怕老婆，摝破者些關捩子，兩口無舌會也麼？」

小參。師以拂子打○此相，云：「盡大地不出者個。」復中間點一點，云：「但有一人真證實得，墻壁瓦礫悉生光輝。不見世尊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世界悉皆消殞。』何須更待撾鼓入室，拈椎豎拂，人天圍繞，凡聖交參，山禽聚集，牛動尾巴，便將作等閒？雖然，到者底，千手大悲摸不著，摩醯三眼豈能窺？所以，諸佛三昧，眾生不知；眾生三昧，諸佛不知。何故？要使葛藤窩裏作竊，不是白拈；十字街頭拾遺，亦非正賊。直饒向猛虎口邊奪食、饑鷹爪下翻身，別有出格神機，終不守株待兔。眾中莫有與麼人麼？」擊拂子，云：「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

尼僧領眾女弟子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不虛行，遇緣即應。諸仁者！還會今日的境緣麼？」良久，云：「我會耶？我會邪？十箇指頭八箇又，織錦迴紋擲金梭，豈比江上浣銀紗？縱解攏攏復撥挑，莫向馬上訢琵琶。牡丹一捻紅，妒殺石榴花，和丸劃荻訓雖別，剪髮嚙指誼尤奢。嗄！嗄！嗄！賣扇婆日將手遮。」卓拄杖，喝一喝，云：「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以杖劃一劃，云：「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舉。昔臺山路上有一婆子，每逢僧問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向那驀直去。』僧乃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也。』趙州一日曰：『待老僧去勘過者婆子。』遂至臺山路上，值婆，趙州亦如前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亦如前答曰：『向那驀直去。』州便歸，婆亦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也。』州至家，舉似大眾曰：『臺山婆子為汝勘破了也。』」師云：「敢問諸人，那裏是趙州勘破處？知得，不妨舉似山僧；不然，山僧不惜三寸與你諸人說破。者則公案盡謂趙州勘破婆子，殊不知趙州未出方丈早被婆子勘破了也，何待更向臺山路上打一之遶，便是落七落八？不見道：『一念未生全體現，

六根纔動被雲遮；有念盡為煩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又道：『未跨船舷，早已三十棒。』向者裏拶得一路開、挨得一線入，許你諸人看得趙州勘破婆子；其或未然，只恐諸人被婆子勘破也。還委悉麼？牢聽一頌：婆子萬里不見草，趙州出門便是草，帶累山僧草裏輥。好好好，昨夜霸陵日杲杲，還知山僧樂處麼？」呵呵大笑，下座。

晚參。舉：「趙州路逢一婆子，問曰：『甚處去？』婆曰：『偷趙州筍去。』曰：『設遇著趙州。』是婆便掌，州乃休去。」師召大眾曰：「趙州頻日說禪瀉屎相似，因甚遇此臭婆一掌懨懶便休？須知婆子貪觀江上浪，失卻手中橈。然趙州雖是苟忍，一時私心好不欣幸，猶乞兒見小利。若是山僧，向他掌後，更問曰：『再偷筍麼？』他若擬議，我隨連掌。何故？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且不令後人個個虎頭蛇尾。」

退院，上堂。「古人道：『盡大地收來，只一芥子許。』敢問諸人：者一芥子消歸何處？」云：「處處楊柳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又云：「是水皆歸海，無山不帶雲。」喝一喝，下座。

雍正辛亥年豐城慶雲寺弘戒語錄卷之三
「戊午今年五十四，十年前眼睛生刺，皓皓鬚鬢白似銀，行行腰膝痠于醋。無端白日被鬼迷，一病通身爛似泥，天網恢恢針不漏，井中做事有人知。使我棲廟蜆子般，睢陽神前酒臺盤，鄱陽九汎惟天塹，破浪乘風滾雪團。告諸人，骨毛寒，口似血盆訢得乾。詎意慶雲李山主同法雲監寺，忽向枯木糝花，寒崖發焰，請拙代佛毘尼，激揚佛法。拙自受請以來，回首鄱陽故事，肚角內不啻癇了一箇無名腫毒，懷在衣裏，行住坐臥，痛腫不樂。想此慶雲昔蒙彼師孔嶼和上召賃先師，今又蒙彼召賃拙上座，扶起剎竿，高挂招牌，舊舖新開，主顧齊來，不惟貨物不備，要且慮米慮柴。慮至今日，展了舖面，聊陞此座。復見新戒到來，眾師安單，將人事一齊畢了，不覺衣內無名毒上自穿一竅，頃刻流落多少膿血，以上毒氣漸漸消除，其奈患處難於收工。又慮三十日結壇，并比邱壇裏見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況拙薄德尠修，素所不能拒口，內中設有一個氣粗行者，觸怒大力魔王，挑唆禪和子毛病，再加喫些發物，攻發拙上座無名舊毒，者包膿血沒處可消。然則畢竟如何？」良久，云：「有了，有了。不免喚湯藥向東灣余家中三官贖他一張膏藥，將此爛處緊緊貼著，省得流膿流血，以後爛越不說。何故？曾經霜雪苦，楊花落也驚。」舉：「芥菴禪師閱老和上語錄，問火頭：『火作麼生燒？』頭無語，老和上代云：『冷灶著一把，熱灶著一把。』侍者在傍問和上：『火作麼生燒？』芥就地拈起一莖草作吹勢，者云：『莫弄虛。』芥云：『著也，著也。』者擬議，芥云：『燎卻面門。』」師云：「漫謂燎卻者僧面門，不知芥菴老官眉毛還在麼？今日設問拙上座：『火作麼生燒？』亦就地拈起一莖草作吹勢，待他云：『莫弄虛。』攔腮便掌，云：『瞎漢！我弄虛，你今日爭得慶雲寺裏齋喫？』他若擬開口，連掌問云：『還委悉麼？』隨托開，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擊拂子，下座。
開鐘板。驀喝一喝，召大眾云：「什麼聲？」復云：「獅子哮吼聲、象王蹴踏聲、鐘鈴鑼鼓聲、琴瑟箜篌聲，不是牛聲、馬聲、豬聲、狗聲、雞聲、貓兒聲，不是風聲、水聲、火聲、天籟聲、地籟聲、熱碗鳴聲，亦不是什麼聲？且聽。」遂擊三板一鐘，云：「堂中三板止靜，爾等不得高聲。」
開雲板。顧左右云：「諸仁者，參禪如甑蒸飯，一氣便要蒸熟。豈不見一聲雲板堂中響，清淨法身輥將來？驗在目前。」遂擊雲板，指眾云：「那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漢。」
謝衿紳黃次山男秀初入山供米，上堂。「投佛毘尼學四禪，法輪未轉食輪先，饒伊粟粒須彌重，硬著肩頭一擔肩。要是恁麼人，方行

恁麼事，所以演祖道：『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妨於○。』若是真○人○○，演祖雖是一個救世良醫，究竟說真方、賣假藥，也是瘡疣瘢上著艾灸。若是人之性命事，漫謂六個○，即就千個○、萬個○，出不得我黃護法喬梓者一個○。何故？他只知行好事，不必問前程，誰管你慶雲寺裏細切冬瓜、爛煮蘿蔔，橫咬豎嚼，飽睡鼾鼾？雖然如是，但古云：『人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長者八十二，其樹不生耳。』沙門佛子口喫施主飯、身穿施主衣，將什麼報答施主？」良久，云：「佛祖位中留不住，錦衣蔡裏任逍遙。」

衿紳蔡渭賓、漢奇質先露賡書存宣侯九瞻天緯贊堯遜修友蘭，上堂。「古德云：『二十年前著意猜，幾回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成知己，李白原來是秀才。』大眾！你道太白先生當日作秀才時所恃何長？恃在一管花筆，三升酏酶，臨池雨洒，青鸞白鳳，左右翩翻，三墳五典，九邱八索，六韜三略，諸子百家，傍門小教，倚馬而待。偶呈知章，即解金貂換酒飲之。然者些伎倆猶是日用邊事，賢在殿上使力士脫靴，蓋謂氣吞宇宙，明並日月。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直透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線耳。後人因此一線仰高鑽堅，仰線將太白以上那些絡索一貫貫卻，挂向翰苑東壁上，文不加點，惟在羹墻樹赤幟者。魯班雖巧，傍線而行，雖不中不遠矣。其餘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何也？豈不見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位竊和羹重，恩叨醉酒深，再歌春興曲，情竭為知音。仲尼曰：『吾禱久矣。』」舉：「雲巖示眾云：『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答不得者。』洞山問云：『他家屋裏有多少典籍？』曰：『一字也無。』山云：『爭得恁麼多知？』曰：『日夜不曾睡。』山云：『問一段事得麼？』曰：『道得即不道。』後楚石禪師云：『道得即不道。作麼生會？長恨春歸無覓處，誰知轉入此中來？』拙上座別行一路去也。應知村店酒，難醉玉樓人。」

舒中會護法過訪，上堂。舉：「昔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經》，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黃鶴樓崔顥題後，居士還曾題否？』才曰：『不曾。』沙云：『得閒題取一篇好。』」師云：「長沙本擬道個崔顥題黃鶴，具有多少奇特？殊不知秀才仰他來意，作個順水著篙，輕輕答個不曾。設沙無後語，洎乎打破蔡州，帶累天下衲僧千古被個不曾活活埋卻。山僧今日黨理不黨親，且聽：不曾唐言非梵語，天下衲僧提不起，累得石人口啞開，不銷知人一掉嘴。爭似我舒護法

冒雪見訪，促膝談心，細切清風，薄明月，也不題詩，也不答對。何故？伯牙與子期，不是閒相識。」

羅象坤鄉賓請陞座。「天地以氣為主，氣候一齊，運化合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人身以心為主，心王一正，形神晏然，塵氛不擾，動止安庠。萬邦以天子為主，天子一御，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一方以父老為主，父老一端，風俗敦厚，鄉鄰和睦。所以我鍾陵羅長者為人方正，處世和平，可以躡屩朝天子，杖藜謁相公，孰不瞻之仰之？今日特特入山飯僧，更請山僧陞座說法，且道說何法要？以上所供，皆是詣實。」復舉：「陸亙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擬鐫作佛，得麼？』泉云：『得。』亙云：『莫不得麼？』泉云：『不得。』南泉矮子觀場，隨人起倒；陸亙貓兒捕鼠，鼠逃蹤忘。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今日到來，一齊按下雲頭。何也？慶雲門下我羅公，家中也有一片石，坐就坐，臥就臥，也不屑問山僧鐫作佛，得麼？山僧固不肯驢唇馬嘴，無事到來閒說話，一杯茶後一杯茶，相逢自有知音知，何必清風動天地？」

新戒石壇朗文上堂。僧問：「清淨行者不上天堂，是如何？」師云：「妙在不上天堂。」進云：「破戒比邱不入地獄，又作麼生？」師云：「妙在不入地獄。」進云：「未在，更道。」師云：「何不更問？清淨行者不上天堂，劈開華嶽連天碧。又云漆桶放光。破戒比邱不入地獄，放出黃河徹底清。又云放光漆桶。」僧擬議，師云：「何不更問？」僧無語，師云：「帶累山僧口啞。」乃云：「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山僧有語一則：非黃、非黑，非紅、非白，非遠、非近，非粗、非細，非上、非下，非在中間。是那一則語？試道看。」遂問：「二引請在眾麼？」云：「在。」「適纔羯磨詣白方丈，昨夜諸沙彌未曾盡情發露，今當人天眾前，必須決擇分明，煩召眾上。」眾立定，引請曰：「胡跪合掌。」師云：「沙彌等清淨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能持否？」答曰：「能持。」師云：「恐後無憑，立此存照。」驀喝一喝，下座。

外翰李雙峰掌亭文諭，遣使入山飯僧，陞座。僧問：「昨日師舉曰：『粗言入細語，皆歸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向使者曰：「諸位老爺在家安否？」曰：「安。」師云：「吾常於此切。」眾不散。復舉：「龐公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者是誰？』祖云：『待你一口吸盡西江，再向爾道。』」師云：「馬祖道雖太煞道，也只道得一半。那一半？秖為分明極，翻因失照遲。今日設問山僧：『不以萬法為侶者是誰？』向道：『饒伊筆參造化，鐸振三千，不向伊道。』何故？彼自無瘡，慎勿傷之。」復召專使云：「歸對諸位老爺分明舉似。」

名上國學祈嗣，上堂。僧云：「慶雲靉靆即不問，露柱懷胎事若何？」師云：「鐵鳳產金雞。」進云：「恁麼三玄齊合掌，五位盡歡呼。」師云：「諸方聞得眼睛出火，喉嚨生煙。」進云：「五位則且置，如何是第一玄？」「跛鱉抓漁船。」「第二玄？」「瞎驢鐵索拴。」「第三玄？」「猴子學跳圈。」「第一要？」「碑壓贔屭笑。」「第二要？」「螳螂擒蟬叫。」「第三要？」「蠟蚤褲襠跳。」進云：「大似西來意。」師云：「雞啣燈盞走，鱉咬釣魚竿。」僧禮拜，師云：「慣釣鯨魚沉巨浸，卻嗟蛙步展泥沙。」復二僧並出，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一僧歸位，一僧復擬問，師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乃云：「昨夜燈花結蕊，今朝喜鵲噪簷，看是阿誰來到？誰知應我鄒君入山祈禱請法飯僧。佛云：『止止不須說，我法玅難思，諸憎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如有信得及者，諦聽諦聽。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驀拈拄杖云：「說猶未了。拄杖子在旁涌身高七多羅樹，佯狂叫云：『好笑好笑，牧亭長老，嘗見你氣吞宇宙、眼蓋乾坤，今乃何得將三尺童子順朱底上大人來人天眾前當法說？不惟妄談佛法，東溪令貴遊活活被你羞殺，我見諸方孰不攢花簇錦四六章句？噫！頻素伎倆今在何處？』山僧被他一拶，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申，退身三步，只得扯個淡云：『拄杖子！你一生秖解助強凌弱、胡溷打人，究竟佛法何曾夢著？此語如金矢法，信者如金、不信如矢。不見道：「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女身而為說法。」佛身宰官則且置，童男女身法作麼生說？』金雞抱子離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以何為驗？」遂以手作鬥勢云：「鬥蟲蟲，蟲蟲飛，鬥蟲蟲，蟲蟲飛。」更聽一偈：「昨夜東風發得惡，五更掣斷麒麟索，六丁六甲拏不住，走向君家露頭角。」擊拂子下座。

檀樾舒位中君木義、行平宇公望，上堂。「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且道供養什麼人？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更要問你路頭在甚麼處？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或有水火盜賊侵擾，併獅子、虎狼、熊羆、惡蝎、蜈蚣、蚰蜒、蚊蚋等怖，惡夢、惡相、諸不吉祥皆悉隱沒，不能為患。更有一事不曾道著，且道是何事？」良久，云：「忘卻了也。」遂合掌向空問訊，云：「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你又作麼生？」便下座。

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第一義，鴻濛未判，兩儀未分，混沌一毬，你肚裏有我，我肚裏有你，大家一團和氣，剛被維那一椎百雜碎了也。如今天是天、地是地，

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草木蔟林，森羅萬象，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昆弟夫婦，有賓有主、有人有我，門戶競開，各自分疆列界，中間無端突出一個嬴秦氏，蠶食天下、併吞六國，子房先生旁觀不分，一擊博沙嬴秦，水中打失無位真人鼻孔沒半邊，無位真人寬洪大量，依舊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乃至無無明亦無無明盡，所以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連忙道個不必。不必裏事作麼生？黃顛仙入山飯僧，請法懺罪。」驀喝一喝云：「顛仙懺罪畢。」
原書闕。
「阿誰會著？倩他教你著去。」乃云：「露胸跣足，匙挑不上，爛東瓜、干屎橛，總是慶雲寺裏廁坑糞渣滓。觀諸人雖與山僧相處未久，卻被臭氣熏拶不已，分付直歲打三陣普梆，勞我新戒諸位大德普請出坡，一一揚向七星墩之下、坡之上，來年春至，禾秀麥實，使我監寺也博一笑。」曰：「去臘戒期別無所餘，只落得一二百擔惡濁，今者贏來一番好收成。眾請歸堂，想亦無分。」眾禮拜，內有叩頭作聲者，師云：「是誰撲碎常住臭糞桶？賠須賣身。」

乾隆丙辰元年冬月浮梁圓通菴弘戒法語

指法座，云：「高懸古鏡，列萬象於臺前；橫按莫邪，截群機於句下。且道阿誰境界？」拽杖便陞。
祝聖畢，五龍法翼大師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言下未申霹靂舌，鋒前已泄法王機。西河獅子把斷要津，客作僧作麼生得過？」
大師問：「獅幢邂逅降昌江，振起圓通大道場，草木昆蟲咸被化，燈籠絕倒放慈光。昔日漁父誤入桃源，啟問和尚，未審得甚麼邊事？」師云：「石筍抽條。」進云：「後來張騫汎槎，誤入斗牛宮中，又得甚麼邊事？」師云：「鼻頭依舊向下垂。」進云：「今日和尚誤入圓通，開爐設戒，又得甚麼邊事？」師云：「你看山僧眉毛還在麼？」進云：「且道與二老是同是別？」師以手招云：「歸去來，歸去來。」進云：「火燒松樹烏龍現，雪覆巉巖白虎蹲。」師云：「絕好一聯。」進云：「蒙師慈答，伏惟珍重。」師云：「毋煩久立。」問：「向上宗乘即不問，如何是圓通境？」師云：「鶺鴒林吞紫雲朊。」進云：「如何是圓通事？」師云：「莫犯波夷提。」進云：「聖主命天下衲僧精進毘尼，以何報答？」師云：「鐵樹開花是一年。」進云：「謝師證盟。」師云：「聖德自主張。」乃云：「諸佛未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遍天下，談玄口不開。天左轉，地右旋，日日日東昇，月月月西墜，潮落無邊滄海，

雲橫不斷青山，空谷傳聲，虛堂習聽，墻壁瓦礫，大地山河，草木昆蟲，剎說塵說，熾然說，無間歇，何須更待雲門關捩子、法眼惟心識、曹洞五位、臨濟三玄、溈仰父子嬉戲？不見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頭；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處處無非佛事，頭頭悉是道場，酒肆淫房毫無罣礙，魔宮虎穴任便逍遙。到個裏不妨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于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理無礙、事無礙，心亦如、境亦如，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釋迦不先、迦葉不後，文殊、普賢、觀音、彌勒鄴？喚來與老僧洗腳了。腳跟下各領二十拄杖，一齊趁入水牯牛隊裏去也。何故？我不曾向紫羅帳裏擦珍珠與汝諸人在。今者圓通監寺嵩胤請拙毘尼飯僧陞座。適纔者些說話，不是索鹽奉馬，還是指煤為墨，敢勸諸人記得六祖在法性寺見二僧議論風旛話，一云風動，一云旛動。祖云：『非風旛動，仁者心動。』」適師打一噴嚏，乃問眾云：「還見祖師麼？聽記一頌：尋春並轡出東郊，帶得詩來馬上敲，著意尋春春不見，東風吹上海棠梢。」揮拂子，下座。

據室。師指云：「者是什麼所在？」隨踵一交，云：「將頭不猛，帶累三軍。參！扶我起來。」乃顧左右，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即今南泉鄴？」遂據座，以杖作把梢勢，云：「行船須是把梢人。」

上堂。「第一句下薦得，佛祖乞命；第二句下薦得，天魔膽落；第三句下薦得，猛虎當路坐。三句外更有一句，諸人若還薦得，能殺、能活，能縱、能奪，有照、有用，有權、有實，有賓、有主。且道是那一句？山僧五處住山未曾舉著，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未曾道著，今日布施諸人去也，試道看。浮梁圓通寺說戒，劍江本嶽、芝城普聖二乃求戒領袖，設齋一筵供眾。顧左邊云：『少選，你也有分。』顧右邊云：『你也有分。燈籠有分、露柱有分、磨盤有分、碓臼有分、十字街頭破草鞋有分、泰山廟裏石敢當有分，以至蚌幪之下、八表之外、六合之內，情與無情悉皆有分，秖是無位真人無分。何故？奈他無舌頭。』我更要問你，將甚麼說法？」復云：「急著眼聽。」便下座。

上堂。問：「三腳驢子弄蹄則且置，八角磨盤空裏走，此理如何？」師云：「河清海晏。」進云：「南泉斬貓，因甚不守殺戒？」師云：「大用現前。」「婆子偷趙州筍，因甚不守盜戒？」「忍俊不禁。」「阿難入摩登伽女室，因甚不守淫戒？」「以己妨人。」「世尊設化城，因甚不守妄戒？」「被你帶累。」進云：「毘盧心印，謝師指示。」師云：「杓卜聽虛聲。」問：「圓通戒壇，佛聲號號，如何是佛？」師云：「金剛腳下泥鬼子。」進云：

「如何法？」師云：「王道士手中令牌。」進云：「如何是僧？」師云：「吹月引鸞鳴。」進云：「佛法僧已蒙師示，三玄三要再披宣。」師云：「又是從頭起，第一玄是你家大父、第二玄是你家令君子、第三玄是你足下。第一要請進，第二要告茶，第三要多慢。」進云：「果是作家宗師。」師云：「蒼天，蒼天。」乃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諸仁者！即如圓通戒壇，夜夜佛聲號號，知得個佛是什麼？佛者，覺也；覺者，悟也。悟又悟個什麼？一日十二時中語默笑傲，知得是個什麼？冷地回頭，皆藉佛力，直如冤仇平等，方纔許你名為出家衲僧。不見道：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差移，如形影相似。欲識佛去處，只者語聲是。」驀喝一喝，云：「庫司在眾麼？」曰：「在。」「昨夜伽藍告報山僧：『米裏有虫，麥裏有麵，廚庫僧堂，三門佛殿，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你作庫司，因甚不去照管？少選廣盛真愿新戒設齋，將甚家伙使用？謾道景德鎮磁器賤煞在。一日即燒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若無那一個，汝等諸人將甚麼喫飯？你若道得那一個則已，道不得，罰齋一堂供。」眾司擬議，師云：「念汝戒期勤勞，代為說破。」復云：「父母所生口，終不與汝說。」
摘鐘板。「急水灘頭蹴繡毬，靜不如動；焦磚打著連底凍，動不如靜。到個裏，孟八郎漢也用不著，徐六擔板也用不著。令自山僧。」復云：「封。」

比冬十二月崇仁天竺寺說戒法語

指法座云：「為法來也，為座來也。駕頭已入[尒/口]元殿，猶向空街擊淨鞭。」便陞。
白椎竟，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百花蔟裏過，還有不沾身者麼？」問：「鄱湖風送來天竺，天竺勝境即不問，祖師如何不會禪？」師云：「誰教他鼻孔沒半邊？」進云：「夫子如何不識字？」師云：「美食不充飽人餐。」僧禮謝，師云：「笥。」問：「世尊拈花，意旨 如何？」師云：「點起滿堂紅。」進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吹滅暗中行。」進云：「百萬人天，且道悟有幾人？」師云：「尖斗量不盡。」進云：「謝師指示。」師云：「兩個是一雙。」進云：「勘破了也。」師擲杖示之。一僧出，以坐具打圓相，云：「是甚麼？」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僧拂袖歸位，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師云：「家富小兒嬌。」問：「壇中說戒即不問，且道向上事如何？」師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

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進云：「某甲即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獅兒端的掀獅案，鳳子果能宿鳳巢。」僧指師云：「者老漢納敗。」師召後堂，云：「養子莫惜飯米多。」問：「剎竿頭上深深禮拜，如何接待？」師卓杖，云：「拄杖透過三十三天。」進云：「二十四諸天，文的文、武的武，向那裏安身立命？」師云：「急須禮拜。」進云：「教曰是法平等，因甚又有僧相不一？」師云：「那裏是不一處？」僧擬議，師云：「作家，作家。」乃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黃河一度清。金毛獅子化作狗，笑殺旁觀。擬欲將身北斗藏，死水不潛龍。背手合掌南宸後，憐兒不覺醜。拙上座連月以來，自覺慚皇，不啻一個失婚女子，終朝與人做媒，自家頭白。所以道：『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昨在蠙川拖泥帶水，今來昭武帶水拖泥。知者道是牽犁拽耙，不知者道是利鎖名韁。仔細低回，自家好笑。且道笑個甚麼？笑那十字街頭打關王卦的劉鐵嘴，手裏捏了兩片筈子，終日砉磕敲，午炊未舉早餐消。行遍長街并短巷，沒個秕錢插在腰。泰山廟裏石當敢，聞得從空躍出，激切指責而呵曰：『樸夫長老！盡謂你是一個明眼宗師，誰知你是一個流俗阿師。我天竺寺從彌勒下生，今日請戒，始作稀有廣大佛事。請你華王座上打卦，把將一把火，照看臉皮厚多少。』山僧被他一拶，通身汗流，誠惶誠恐，如面至尊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他說事則事，只是未在。隨向井裏把一把墐塵一擦，紫氣騰空，騎起山上鯉魚而高歌曰：『黯淡灘，黯淡灘，十隻船兒九隻翻。惟有三山陳上舍，肩把傘兒岸上行。奈我何，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復云：「實拙才疏德寡，一向仰臥雲霄，無愿入廛垂手。今者何幸，寵遇恩光，更喜大城菴求戒。融星請拙陞座，不免河邊賣水、米店誇糠，豈能盡善？」舉：「宋太宗皇帝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是什麼經？』對曰：『人皇經。』曰：『既是寡人經，卻在卿手裏。』僧無對。」師云：「太宗雖是日月無私，奈明珠投暗，爭似我皇聖德浩蕩，　詔以毘尼示天下衲僧，芟榛淨穢，緇素分明，使巖穴之士枯木回春、寒崖發焰，孰不嵩祝萬萬年？臣即駑駘，難逃至化，且遇現前諸位縉紳先生，共將補袞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

據室。「者裏雖是與汝諸人解粘去縛底處所，然座上無老僧，目前無闍黎，石火電光，擬議之間，喪身失命。何故？看腳下。」復云：「滑。」

開鐘板。「盡謂頂門眼正、肘後符靈，馬大師傳八十四員善知識，箇箇屙漉漉地，惟有歸宗略較些子。今日到來，一齊按下雲頭，逐一勘過了，打到個裏，無論他甘與不甘，山僧秖要令行。」遂擊一聲。

開雲板。「古人云：『變熟成生則易，變生成熟則難。』難易則且置，不立生熟一句作麼生道？冷灶著一把。」遂擊一聲云：「此乃金石之言。」

上堂。白椎竟，師云：「山僧未出天竺方丈，早是第一義了也。待諸人三陣擊子迎至大乘堂上，豈止落二落三，直得七花八裂去也。不見道：『有念盡為煩惱鎖，無心端坐水晶宮。』雖然，直饒截斷古今葛藤、掀翻是非窩臼，猶是泥裏洗土。我更要問你諸人：撫州東文昌橋與西文昌橋終日鬥額則且置，千金坡水滸寺前獨角鐵牛時時刻刻在汝諸人鼻孔出入是第幾機？道得者，先師缽囊子對眾兩手分付，試出眾道看。」眾無語。「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大乘寺傳旺設齋供眾，少選隨例餐鎚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上堂。問：「山河天子壽，日月聖人心，　詔天下衲僧悉以三壇具滿，以何報謝聖恩？」師云：「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進云：「設高沙彌到來又作麼生？」「正好與他然香九炷。」進云：「恁麼則難逃　至化。」師云：「幾乎撞破露柱鼻孔。」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以杖約住，云：「諦聽，一歸何處？宿日殘年，茅堂何其月冷？今冬臘月，竹戶不甚風凄。冰枯雪稿之時，正覺珠溫玉暖；鼓寂鐘沉之候，翻成蜀錦吳綾。到個裏，正是補處彌勒，卍字當胸，又有何戒可受？何道可悟？何佛可成？祖師鼻孔撩不著，仲尼舌頭說不申。然雖如是，畢藉阿誰之力，蔡林寺揭王字升濟菴得飽參，薦福梵剎一棒擢瞎，以何為驗？」擲下拄杖，云：「是甚麼？是一枚鐵釘。有個漢出來道：『不是，不是，是個蜻蜓。許你不枉見牧亭。』」

上堂。一僧出，師云：「作家相見則且置，赤眼撞著火柴頭是如何？」僧便喝，師云：「好箇護身符子。」僧復問：「鬧哄哄，天崩地裂；靜悄悄，鬼家活計。正恁麼時，如何施設？」師振威一喝。進云：「世尊睹星悟道，未審睹何星而悟？」師云：「切忌錯認定盤星。」進云：「天竺今日三壇完備，眾中果有幾人具慶？」師云：「無星盤子打不下。」進云：「末二位請法飯僧，領何福慧？」師云：「燈籠跳上梵闕。」問：「拄杖在曲盞床上，佯狂大叫作什麼？」師云：「打破髑髏。」「草鞋在十字街頭，亂打[跳-兆+孛]跳作什麼？」師云：「四條筋未斷。」進云：「磨盤放戒，燈籠發心，東西南北，向何處皈依？」師云：「虛空釘橛椿。」僧禮謝，師云：「切莫詐明頭。」師以拄杖東邊卓一卓，云：「明星

現耶？」復向西邊卓一卓，示：「世尊悟耶？」放下拄杖，云：「總是瞎貓撞著死老鼠，推車就壁，如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不見道：『夜半風霜壞肚皮，青白地上屎離離，渠儂不自知慚愧，猶向空街訴潔詞。』所以家無白[狂-王+睪]之圖，必無如是妖怪。就中有個漢出來道：『長老坐不知立，飽不知饑，秖會坐家說太平話。』向道：『蒼天！蒼天！我固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乃高聲喚云：「義竭慧鶴，空將未歸意，說與欲行人。」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四

住臨川青雲艸菴語錄

比邱(鹿柴、本嶽、石床、融星)等編

師於乾隆丁巳年二月在淵默艸堂受請，至四月初八日入菴。
山門。「盡大地是個華藏世界海，立一門字便是之遶，拙上座卻要錦上鋪花。」彈指一聲，云：「重重樓閣門開。」復云：「步。」
韋馱。「昔日靈山付囑，共著一條破褌，還是你行我行。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佛殿。「老胡到一處便痾，遠孫把一幅抹巾隨後拂亦不徹。」遂以臥具作拂勢，云：「又加一層搕[打-丁+(天/韭)]。」
伽藍。「清淨伽藍，孰敢擦沙？無柴無米，問你當家。」
祖堂。「適見者一堂老古錐，好不慚惶。居下者越鼻瞎眼，返憎長上斷臂缺齒，致令門風斷絕，香火寥落。擬將葛苴大家捏起，又恐傍妒喫醋。道我下房新婦入門，便來邀媚阿翁。爭似門前瑞草，好事不無。」連作女人拜云：「少敬，少敬。」
入室。「百尺竿頭一布巾，分明寫出酒家春。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以杖挂幅巾，高聲喚曰：「賣酒，賣酒。」眾無語，遂放下。眾禮拜，師云：「甕也未臭，你者一隊漢在。」
拈本山耆舊書。「田地千年八百主，郎當屋舍沒人修，家聲慚愧楊岐後，雪老冰枯又出頭。者是從上諸祖賣身底契券子，因甚得來王老師手裏？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以上所供並是詣實。」復云：「也須維那宣過。」
指法座，云：「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要提無為毗盧印，須向千峰頂上行。且道如何進步？」便陞。拈香，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萬年書。開書劈頭第一句作麼生道？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滿朝文武、合國公卿并現前垂護諸位衿紳先生一爐炳卻，伏願天長地久。」
「此一瓣香，喫果問種，飲水思源，供養開山歷代老古錐。」
懷中出香，云：「者從無始劫來，搕下一星火種，今當人天眾前撥開，燒盡山河大地去也，供養靈虛堂上古雲沛老禪師，以酬法乳之恩。」
維那白椎竟，師云：「第一義，大道無向背，至理絕言詮。盡華藏世界海，窮虛空邊際，都盧是個金剛眼。且作麼生觀？若爾觀者，名為正觀；不爾觀者，名為邪觀。設有邪正不分者，出眾請益。」
問答不錄。師召侍者云：「今日初幾？」者云：「初八。」師云：

「阿呵呵！堪笑釋迦老子在摩耶夫人腹中病入膏肓，非世所醫，及生下時，正覺起處不得。遂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週行七步，目顧四方道：『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如虎戴角，如龜負圖，橫身宇宙，絕地遮攔。所以雲門道：『當時我若在傍，一棒打死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到箇底，盡謂定光招手，識者點頭，離相離名，絕塵絕跡。殊不知金烏東逐，玉兔西征，恰似赤眼撞著火柴頭。何故？老胡好肉剜瘡，雲門抱薪救火，一向大洋海底走馬，一向須彌山頂行船，總是節外生枝，無風起浪。若據山僧見處，各與二十拄杖，貶入無生國裏，庶幾達磨一宗不至掃地。其或未然，直得寸絲不挂，猶有赤骨律在；萬里無片雲處，猶有青天在。不見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明明歷歷，物物頭頭，放大寶光，開正法眼，運般若力，復太古風。大眾！時平道泰，天清地寧，一人高拱無為，萬物各得其所。即今現前維摩居士、諸山老宿命拙陞座，舉揚個事，林下衲僧如何圖報？共持清淨無為化，仰祝吾皇億萬春。」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師云：「具虎頭。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師云：「收虎尾。堪笑二大老共行山路，各看風煙。山僧今日拼將通身泥水，且道出即是？不出即是？」便下座。

當晚，舉：「臨濟示眾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嘗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一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繩床搦住云：『道！道！』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師云：「大小臨濟幸遇者僧是個逐塊底韓盧，及弄至前不得，連忙拋個屎橛，至今不得開交。設使今日得個咬人底獅子，弄至山僧前如何合散？向道：『三十年作儈子手，要箇肥漢剮不可得。』」

示眾。「靈光未兆，萬彙含太虛；一氣既彰，華開世界起。是以八字打開，抖擻葛藤，心不是佛，智不是道，開口即錯，動念即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什麼？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振威一喝，云：「者是靈山單傳正音，少室密付的旨 。牛頭沒，馬頭回，千聖不知；前三三，後三三，河沙莫筭。將東弗于逮掇過西瞿邪尼，南贍部洲拍板北鬱單越起舞，觸著扇子[跳-兆+孛]跳上天，東海鯉魚發怒，雨似盆傾。所以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明如日，黑似漆，長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曰：「過在動用中。洞山掇退果榼，用盡平生，爭似貓兒上露柱？金刀剪不破，彩筆畫難成，火不能燒，水不能溺，騎聲蓋色，玉轉珠迴，直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涼，乃至山川社稷，河洛星辰，人物魚鳥，

草木昆蟲，亭臺沼沚，市廛車馬，墻壁瓦礫，竹頭木屑，龜毛兔角，魑魅魍魎，森羅萬象，情與無情，莫不輝騰今古，迥絕見聞。所以一家有事百家忙，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不見道：『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既不逐四時凋，因甚教中又道：『譬諸卉木蕞林，皆一雲所覆，一雨所潤，然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紅底自紅，綠底自綠，薰者自薰，蕕者自蕕，甜者自甜，苦者自苦，春生秋殺，夏榮冬枯，荊直棘曲，鵠白烏玄，鶴脛自長，鳧脛自短，車不橫推，理無曲斷。』即如現前大眾，出一蕞林，入一保社，成佛作祖，披毛戴角，菩提涅槃，靈苗智種，是龍上天，是蛇竄草，將為隨一切性，一任憒憒悱悱，卻成煩惱不煩惱鄣？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即今珠在甚麼處那？」良久，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示眾。舉：「釋迦老子靈山會上說大般若，舍利弗於佛前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次補佛處，可往問之。』彌勒云：『誰為彌勒？誰是彌勒者？』」師云：「堪笑者隊囈語漢，誡人起早，自己犯夜，只管夢中說夢，殊不知開口咬舌。此地無銀二兩，俗人沽酒三升。然則是你者隊漢，佛法不得到今日；不是你者隊漢，佛法不得到今日。鴛鴦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示眾。「高超十地，不歷僧伽，物我一如，身心平等，披毛戴角異中行，只恐回來自不識。」遂作牛叫三聲，云：「咦！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南無麻三斤，南無干矢橛，南無庭前柏樹子，南無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復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示眾。「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兩兩不成雙，三三亦非九，夜來空手把鋤頭，天曉面南朝北斗。」驀喝一喝，云：「九九八十一，皆歸有道君。」

示眾。「一元和，二佛駄，三達磨，是什麼碗脫丘？到個裏，喚作函蓋乾坤句，得麼？喚作隨波逐浪句，得麼？喚作截斷眾流句，得麼？三句則且置，如何是碗脫丘？急急如律令。」

示眾。「驢事未了，馬事又催，風吹石臼遍界走，燈籠沿壁上天台，直得歇去，一聲木魚單前響，曷囉咀那滾將來。」擲下拄杖，云：「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五

勘辨

僧參，師遂展兩手，僧便去。師云：「且緩去，我有事與你商量。」僧回首，師起身便去。
僧參，師驀拈拄杖橫案上，僧云：「與麼不著便。掉身便出。」師云：「緩去，商量得一事麼？」僧回首，師便打。
復一僧參，師亦拈拄杖橫案上，僧亦出，師云：「緩去，有事商量。」僧徑去，師隨後作聽勢。僧回首，師亦打。
僧參，師喚侍者遞棒來，僧隨困倒。侍者高聲云：「諸方火葬，我這底活埋。」師打云：「不快漆桶。」
僧參，師喚侍者遞棒來，者遂遞棒與師接，纔接，者便縮卻，師連掌云：「不快漆桶。」
僧參，師云：「作麼？」僧云：「特來禮拜和尚。」師云：「鬼打十七。」僧便喝，師云：「掙麼漆桶？」僧禮拜，師云：「了。」
一僧參，入門便喝。師云：「[尸@口]沸。」僧以手捏鼻作噁勢，師遂鳴指二下。
適傍一舌。士云：「請師喝我一聲看。」師便喝。士云：「[尸@口]沸。」師連唾作聲。士云：「請侍者。」師：「快將杖來趕狗。」師連棒趁出。復召云：「居士何在？」士應諾。師云：「再啖嚥看。」
僧參，半展坐具，云：「展即是？不展即是？」師喚侍者，云：「你看這僧，一隻腳在門裏，一隻腳在門外。」者云：「作麼？」師打，云：「打你腳跟不穩。」僧罔措，者云：「你還喫得棒也未？」師擲棒不顧。
僧禮罷，師云：「喫茶去。」僧云：「口不乾。」逕去，師云：「擔板漢。」一僧方丈門過，師招手云：「喫茶去。」僧云：「喫了茶。」師云：「何妨再喫杯？」僧作噁勢，師云：「你昨夜睡寒了。」僧仰空一唾，師喚行者：「將苕帚、糞箕來。」僧罔措，師云：「拽出病僧去。」
僧參，師云：「你是那裏人？」僧云：「臨川。」師云：「原來是我同鄉，侍者點茶來。」僧云：「美食不充飽人餐。」師下座，搦住云：「你因甚早朝喫粥晚叫饑？」僧無語，遂打出。
僧拜起，師驀喝一喝，僧亦喝，師云：「我喝你也喝，何得與麼無去就？」僧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遂遞棒與僧云：「請！請！」僧擬議，連棒趁出。

僧纔進門，師便招手，僧拂袖便出，師云：「作家，作家。」僧轉身向露柱作女拜，師連打三棒，云：「且道是賞你？是罰你？」僧擬議，師云：「作家，作家。」
僧參，師掉面向壁不顧，僧云：「可煞不撞彩。」師云：「如今靈山是阿誰主教？」僧云：「豈不是老胡？」師云：「又道不撞彩。」僧便喝，師云：「撞彩。」
僧入門，師便喝，僧隨掩耳，師云：「不快漆桶。」僧云：「謝師指示。」師云：「庭前綠樹囀黃鸝。」僧作重聽勢，師云：「不快漆桶。」

機緣

此峰首座大師至，師云：「今日什麼風？」座云：「東風西風，南風北風。」師喚侍者：「快點茶來，與我大師濕口。」座云：「啼得血流無用處。」師云：「請坐，莫使性。」座推倒桌子云：「今日不是和尚窮到底。」師吐舌。
一日，又與首座同過鄱湖，座詰云：「師於此間度人，今日因甚又假他人舟楫過湖？」師云：「家無小廝，不成君子。」座便喝，師云：「喝什麼？」座又喝，師云：「只見波濤湧，不見龍王宮。」座撫膝云：「在這裏。」師云：「釘樁搖櫓，膠柱調絃。」座云：「劍去久已，何勞刻舟？」師云：「作家，作家。」座云：「賊，賊。」師揮一拳云：「賊在這裏，贓在甚麼處？」座推倒師，師喚三老云：「相救，相救。」三老推開座云：「你做甚麼？」座云：「今日不是三老相救，又要窮到底。」師乃吐舌良久。
師一日獨處屏處，一僧寂然經後過，師云：「是人？是鬼？」僧鳴指一下，云：「苦瓜連根苦。」師便休去。僧尋舉似首座，座云：「汝被和尚掘坑深埋了也。」聞至師，師使侍者喚座至，問：「果是否？」座云：「是。」少選，師挈杖扯座同至廁窖前，遞杖與座，云：「將我打殺，推此中則已；否則，將你打殺，即推此中。打麼？打麼？」座云：「甜瓜徹蒂甜。」師復休去。少選，座以抹巾搭右肩，背手向師問訊，師云：「山僧那裏落節，你更這裏拔本。」痛棒趁出。
一日，師枕肱隱几上，昆池元座近前作聽勢，師舉首云：「座喫就喫，啗啄甚麼？」適侍者階下掃地，座至階向者云：「和尚那裏勞你這裏逸？」師云：「白雲萬里。」座便喝，師云：「白雲萬里。」座連喝兩喝，師云：「白雲萬里。」曰：「白雲萬里。」
一僧同師行經狹路，值人牽老牛相撞，僧撫牛背云：「這畜生誰教得？」師於地上拈一莖草啣口中，僧乃頓足作悲聲云：「和尚因甚

到與麼地？」師云：「我不如此，爭麼得你為人？」
侍者侍師于花下徙倚，見貓兒捉蝴蝶戲，者以扇撲蝶飛去，貓遂叫連聲。師向者云：「漫謂眾生苦，更有苦眾生。」者云：「誰教他憐春色？」師云：「可是熟處難忘麼？」者噓一噓，師云：「撞了你那裏？」者擬議，師引手與心頭摩一摩。
郢川侍者因事遠出，依路雪裏輥，至家值師飯粜，師問：「盡大地被雪山白牛吞卻了也，你從那裏得來？」者高聲號云：「冷！冷！」師云：「鑊湯無冷處。」者云：「教我從那裏吐氣？」師與粜一盤，云：「我更要矢上加尖。」者云：「不受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
師患河魚疾，夾月不愈，渡參頭侍藥，師語云：「連月申冤叫苦，一十八重地獄重重打過，今困沸屎，如何得過？帶累子于波波吒吒中度時。」頭云：「某甲願替和尚。」師云：「待你打破糞桶著。」頭云：「奈和尚不痾硬底。」師云：「你更驅我入無間，還道替我？」頭云：「也是和尚熟處難忘。」師云：「你近前來，我說示你。」頭來前，師遂扭鼻，痛令失聲，云：「相隨來也。」
問：「念佛是誰？」師云：「火裏跳出鐵烏龜。」僧云：「某甲只管看。」師云：「惟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問：「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如何？」師云：「冰枯雪稿銀世界。」僧云：「和尚在裏安身立命那？」師云：「雪上又加霜。」
問：「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意旨 如何？」師將僧一腳踏倒，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速道！速道！」僧擬議，師復扶起，云：「我不相救，洎被七斤布衫蒙殺。」
問：「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落在什麼處？」師云：「我更要問你：萬里不挂片雲，青天也須喫棒。喫得棒也未？」僧云：「喫得又如何？」師云：「待你無夢、無想、無見、無聞，再向你道。」
問：「大通至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曰：「洎合停囚長智。」
問：「文殊出不得女子定。」曰：「夾岸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又曰：「項上著枷，腰上著械。」「罔明卻又出得？」曰：「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又曰：「腰上著械，項上著枷。」「出與不出是如何？」曰：「逼塞殺人。」又曰：「箚。」
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啣花獻供。」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又曰：「閒見後因甚杳無消息？」曰：「掩息如灰功幹畢。」又曰：「了。」

問：「正法眼藏帶。」曰：「無孔鐵錘。」「佛法藏帶。」曰：「揩[尸@口]故紙。」「理貫帶。」曰：「秀才說書。」「事貫帶。」曰：「蟻子食鐵。」「理事縱橫帶。」曰：「褲襠蠟蚤。」「屈曲垂帶。」曰：「拖泥帶水。」「玅協兼帶。」曰：「公不離婆。」「金針雙鎖帶。」曰：「船不離柁。」「平懷常實帶。」曰：「破絮換薑。」

問：「如何是五家宗旨？」曰：「我只知一家。」曰：「和尚莫擔板。」曰：「你穿鐵草鞋。」曰：「臨濟宗。」曰：「晴空轟霹靂。」「雲門宗。」曰：「滂沱倒翻盆。」「曹洞宗。」曰：「落花繡水面。」「溈仰宗。」曰：「骨肉遇長亭。」「法眼宗。」曰：「鄉談帶鳥音。」僧擬議，曰：「何不更問永鎮宗？」曰：「留與和尚自家道。」曰：「只謂吾辜負汝，誰知汝卻辜負吾。」

問：「德山托缽，意旨 如何？」曰：「商鞅立法。雪峰作飯，頭適晒巾次，見山托缽至堂，曰：『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甚處去？』山乃低頭歸方丈。」曰：「自斃。是以雪峰舉似崖頭。頭曰：『老漢未會末後句在。』」曰：「安贓坑陷。遂聞於方丈。山命侍者喚頭至，曰：『你不肯老僧那？』頭密啟其意。」曰：「官法如爐。明日，德山陞座，果與尋常不同。」曰：「所供詣實。頭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然雖如是，秖得三年活。』」曰：「劃地為牢。德山三年果化去。」曰：「據款結案。」

代古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腳？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僧無對。師代云：「這老漢何得見人擦屎擦尿？」

臨濟大師因入軍營赴齋，門首見員僚，師指露柱問：「是凡是聖？」僚無語。師代云：「恭候大師久矣。」

南泉上堂云：「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云：「某甲買。」師云：「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語。師代云：「東風暗點頭。」

宋太宗因僧朝，問：「甚處來？」僧云：「廬山臥雲菴。」宗云：「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師代云：「日月無私照。」

昔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睹神像，問院主云：「此是甚麼功德？」主云：「護國天王。」官云：「秖護此國，遍護餘國麼？」主云：

「在秦為秦，在楚為楚。」官云：「臘月三十日打破蔡州城，天王向甚麼處去？」主無對。師代云：「到底老成。」
裴相國啟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僧云：「《無言童子經》。」裴云：「有幾卷？」僧云：「兩卷。」裴云：「既是無言，因甚卻有兩卷？」僧無對。師代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昔道士在佛殿前背佛坐，僧云：「道流！莫背佛。」士云：「貴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僧無語。師代云：「無你安身立命處。」
玄沙在雲峰時，有光侍者問沙云：「師兄參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沙住後問光云：「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師代云：「若要了，大納小。」
仰山一日指雪獅子問眾云：「有過得此色者麼？」眾無對。師代云：「將謂將謂，原來原來。」
溈山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溈云：「我喚第一座，汝來作麼？」座無對。師代云：「老漢忘卻了也。」
疏山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山云：「何不問疏山？」僧無對。師代云：「貓。」
欽山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欽乃開眼，洞云：「甚麼處去來？」欽云：「入定來。」洞云：「定本無門，從何而入？」欽無語。師代云：「遣去又呼來。」
僧問趙州：「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佛時如何？」州乃執僧手云：「你即今見個甚麼？」僧無語。師代云：「深領者一語。」
佛眼問僧云：「上座未來此間時無一人，上座既來此間後有一人。上座秖是一人，為甚麼成有成無？」僧無對。師代云：「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
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云：「莫作野狐見解。」
投子示眾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三步，有人問你：『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麼生道？」眾無語。師代云：「依教奉行。」
昔有僧到曹溪，因守衣缽僧提起衣云：「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溪云：「為甚卻在上座手裏？」僧無對。師代云：「東家死人，西家舉哀。」
昔有僧持缽至長者家，偶為犬傷，長者因問：「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因甚卻被狗咬？」僧無對，師代云：「因被法服。」

宋太宗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寡人塔為甚麼卿作主？」師代云：「幸陛下親謚。」
高麗國來錢塘造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為甚麼聖像不去？」高麗國無對者。師代云：「急水灘頭下釣絲。」
昔有古德垂語云：「我三十年前曾斷一人命根，而今日夜憂愁，如何免得？」眾無對。師代云：「驢年著。」
昔有僧化金鍍佛，有官人問云：「本望佛度弟子，因甚要弟子度佛？」僧無對。師代云：「可作佛弟子。」
寂大師進三界圖，帝云：「朕居何界？」寂無對。師代云：「天子萬年。」
洞山行腳次，見一官人云：「弟子要註三祖《信心銘》，得麼？」山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官無對。師代云：「一狀領過。」
雪峰問僧：「甚處來？」僧云：「覆船。」峰云：「生死海未渡，因甚覆卻船？」僧無對。師代云：「他家曾踏上頭關。」
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僧云：「石烏龜解語也。」牙云：「向汝道甚麼？」僧無語。師代云：「問和尚尊位若何？」
陳操尚書齋僧次，乃自行食。僧方展手，操卻縮手，僧無語。師代云：「明公哭邪？」
昔廣南有僧住菴，偶大王出獵，吏人報云：「菴主！大王來，請起。」主云：「非但大王，佛來亦不起。」王聞，乃問：「佛豈不是卿師？」主云：「是。」王云：「見師為甚麼不起？」主無語。師代云：「未是報恩處。」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麼經？」曰：「《人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卻在卿手裏？」無對。師代云：「皇恩是普。」
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為驗？」無對。師代云：「野老含哺鼓腹，牧童擊壤謳歌。」
京寺回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卻燒？」無對。師代云：「符到奉行。」
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無對。師代云：「人王說法竟」。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論》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

撲破，曰：「這個是遷不遷？」無對。師代云：「好個血性漢子！」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師代云：「劈面便唾。」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甚麼假船？」無對。師代云：「不得放過。」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為命？」曰：「是。」曰：「為甚卻向水中死？」無對。師代云：「葉落歸根。」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因甚麼有漏？」無對。師代云：「不得眾生成佛。」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座問云：「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無對。師代云：「左右不曾離。」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行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師代云：「親得能仁證盟。」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杆顫，有人問僧：「一切眾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卻顫？」無對。師代云：「可憐愍生。」

一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無對。師代云：「明日上經又請來。」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師代云：「被汝一拶，直得上壁。」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無對。師代云：「爭怪老僧？」

附高峰大師六問著語

「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

師云：「矢上加尖。」

又「不須重下註腳。」

「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

師云：「因大修行故。」

又「好喫山僧手中痛棒。」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

師云：「大用現前。」

又「和尚又打成兩橛。」

「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
師云：「正是安身立命處。」
　又「何處不稱尊？」
「佛祖公案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有不明？」
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至。」
　又「墮坑落塹。」
「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師云：「驢年。」
　又「待汝腳跟紅線斷，再向道。」

拈古

舉：「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玅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大迦葉。』」
　拈云：「大小世尊，好似越人于長安市上搓泥丸、捏粉孩，只博市兒一哂。金色頭陀，佛口蛇心，隨邪逐惡，帶累後代兒孫，一盲引眾盲，相牽入火坑，至今分為五家，各自門風高峻，稱楊稱鄭。當時見他拈花，即向前去：『咄！這野狐精少賣弄。』要他自縮頭去，倒退三千，貴圖天下太平。你道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是甚麼？大黃、巴豆、砒霜、鴆屎也不識。」
舉：「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邱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邱是，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問：『適來二比邱犯律，是二比邱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拈云：「重疊關山路。」
舉：「世尊在忉俐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思佛，命匠雕旃檀像。及至世尊下來，像亦出迎，三喚三應，乃云：『無為真佛，實在我身。』」
　拈云：「依稀似曲，又被風吹。」
舉：「經首題八字。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曰：『看取下註腳。』」
　拈云：「地藏道雖恁麼道，仍未發明大藏意旨 。永鎮與汝詮破：不二門無向，何用破吞頭？」
舉：「《般若心經》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拈云：「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見不聞無窮。」

舉：「《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拈云：「夜夢不祥，書壁大吉。」

舉：「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能成佛道。」

拈云：「早朝喫白粥，晚間又叫饑。」

舉：「常啼菩薩賣心肝學般若。既賣卻心肝，將甚麼學般若？」

拈云：「泥裏洗土。」

舉：「豐干禪師欲遊五臺山，向寒山拾得云：『你共我去遊，便是我同流；若不去，不是我同流。』山云：『你去遊作甚麼？』干云：『禮文殊。』山云：『你不是我同流。』」

拈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舉：「昔婆子供養一菴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卻菴。」

拈云：「婆子即有憐璧之心，此僧決無割城之意，一向輞川雪圖露出破蕉，一從瑤臺月下襲出天香，饒是好手相呈，活了的死不得，死了的活不得，難免紅爐點雪，又怪得婆子放出撒尿的手腳，遣出燒菴，以為千古佳話。若向女子抱定時，輕輕道個『你若無心我便休』，不惟婆子一番疑了一番疑，要令天下人疑到大盡三十，小盡二十九。」

舉：「雲門文偃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東山水上行。』」

拈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

拈云：「虛空背上穵窟龍。」

舉：「南泉住菴時，有一僧到，師向道：『我上山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卻一時打破家伙，就床臥。師待不見來，遂歸。見僧臥，師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個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拈云：「赤眼撞著火柴頭。」

舉：「趙州因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曰：『了也。』師云：『洗缽盂去。』其僧大悟。」

拈云：「大小趙州把佛法禪道即當，小兒舐涕總是不奈便何。這僧從缽盂柄上沾得些子涕餘以當平生，與麼批判，設有不甘底，別甑炊香飯。」

舉：「文遠侍者禮佛次，趙州見之便打。者云：『禮佛也是好事。』州云：『好事不如無。』」

拈云：「侍者妄空啟告，趙老矢上加尖，一對無孔鐵錘，難免旁觀者哂。」

舉：「南嶽讓禪師遣僧驗馬祖，祖曰：『自從胡亂後，三十不少鹽醬。』」

拈云：「祖父從來不出門，還家依舊兒孫事。」

舉：「馬祖一日陞堂，百丈卷卻席，祖便下座。」

拈云：「父要剔起滿堂紅，子要吹滅暗中行，殊不知燈臺日日擎燈盞，水架朝朝架水盆，還委悉麼？」便下座。

舉：「祖因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西堂曰：『何不問和尚？』曰：『和尚教我來問。』西堂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問百丈，百丈曰：『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回舉似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

拈云：「犀因玩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舉：「臨濟義玄禪師出世後，唯以棒喝示徒，凡見僧入門便喝。」

拈云：「驢鳴犬吠作麼？」

舉：「德山宣鑒禪師，凡見入門便棒。」

拈云：「待他棒時，不消輕輕道箇：『我見鍊師紅爐頭箇箇會禪漳？』要他自去，倒干卸甲不徹。」

舉：「臨濟會下兩堂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

拈云：「口是禍門。」

舉：「清涼法眼禪師舉柏樹子話問覺鐵觜：『承聞趙州有此話，是否？』覺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師云：『真獅子兒。』」

拈云：「法眼認奴作郎，鐵觜證龜成鱉，撿點將來，二俱不無滲漏，各罰搬柴三轉。」

舉：「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甚麼即得？」

拈云：「好箇匏瓜印子，試問阿誰打得？」

舉：「楊岐方會禪師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

拈云：「千人排門，不如一人拔關，千人萬人得到無為安樂之地。雖然……」顧左右云：「諸兄弟！還知險麼？狡兔營三窟，假雞唱四更。」

舉：「圓悟佛果禪師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則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拈云：「百花毬子上，何用繡紅旗？永鎮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南昌故郡，洪都新府。」

舉：「雪峩祖欽禪師問高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峰云：『狗舐熱油鐺。』欽云：『那裏學得這虛頭來？』峰云：『和尚疑則別參。』」

拈云：「欽祖從半空拋個塹子，高峰望空一口咬著，緊緊不放不得，連慌向老鼠尾巴打一秤錘，至今兩人無有出身之路。」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云：『打鐘著。』眾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為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

拈云：「此則公案，諸方盡謂院主未具眼在，殊不知院主把住定星盤子，要大眾與藥山立定行市。然藥山本是個知行識市底人，秤頭半斤、秤尾八兩，準準斤十六。眾中還知得藥山公道處麼？若使毫釐有差，山僧敲個牙齒湊你諸人。」以拄杖劃一劃，復聲欬一聲，下座。

舉：「南陽慧忠國師因代宗命試驗西天大耳三藏，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邪？』曰：『不敢。』師云：『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卻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

拈云：「風恬浪靜，驂飛塵起，花開蝴蝶飛，樹倒猢猻散。」驀撫膝云：「這冤家還會這走馬燈麼？如不會，試吹滅燈看。」

舉：「汾陽昭禪師示眾云：『識得拄杖子，行腳事畢。』曉菴和尚：『識得拄杖，正好行腳。』綠雨叔翁云：『二大老總被拄杖折倒。』」

拈云：「永鎮則不然，識得拄杖子，挈或有分，喫則未然。此理如何？龍門不宿死屍，得被拄杖折倒。」

舉：「高峰原妙禪師謁雪岳欽，入門，欽便問：『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

拈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後因睹五祖演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原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死屍之疑。」師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日，欽問：『日間皓皓，作得主麼？』曰：『作得主。』」師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欽云：『睡夢中作得主麼？』曰：『作得主。』」師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欽云：『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峰無對。」師云：「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一時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聲而言曰：「落梅花！落梅花！待汝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再向你道。直得六同宿道友推落枕子，墮地作聲，廓然打徹。」師云：「也是赤土塗牛奶。」

舉：「大慧宗杲禪師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速道！速道！』僧曰：『和尚放下竹篦即道。』師放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又舉問僧，僧曰：『甕裏何曾走卻鱉？』師下禪床擒住，曰：『此是誰語？』僧曰：『實不敢瞞，此是竹菴教某。』師連打數下，曰：『分明舉似諸方。』」

拈云：「杲禪師畫地為牢，竹菴安贓坑陷，各與前三三；二僧一得一失，各與後三三。設有個漢出來道：『和尚謾？』向道：『不少。何故？鑊湯無冷處。』」遂連卓拄杖三下，云：「永鎮門下恰似個打油翁，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復卓拄杖三下。

舉：「韓大伯：『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箬菴問祖云：『衲僧須恁麼始得。』天笠珍和尚云：『恁麼衲僧正好喫棒。』」

拈云：「二大老意在重賞必有勇夫。殊不知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若在永鎮門下，攜瓶挈溺未得在。」

舉：「東山岡祖陞座，顧左右云：『山僧一向語人，以目不以口。』便下座。蕉叔翁云：『大小先師打作兩橛。』」

拈云：「堪笑岡、蕉二大老處番揖讓之境，聞著彈冠便欲洗耳。假使如仲尼，動則伐檀削蹟，舉皆耳食，饒你語人以目不以口，抑亦視為魔魅，何暇叔翁小為兩橛？得似永鎮一向慣以頂門語人，倩孰聽之？所以道：『啼得血流無用處。』」

舉：「乾峰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眾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卻往徑山去。』峰云：『分付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天笠和尚云：『一人向狐峰頂上撈蝦，一人在大洋海底搏兔，直饒好手相呈，也是泥裏洗土。理安今日總不放過，普請搬柴三轉。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揮拂子云：『鐵輪天子寰中敕，帝釋宮中放赦書。』綠雨和尚云：『乾峰、雲門不得放過，理安和尚放過不得，東山今日一齊放過去也。』擲拄杖云：『三十年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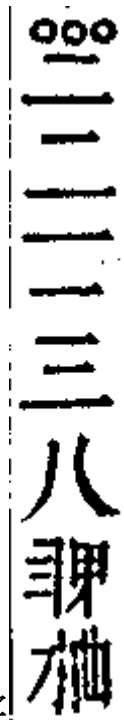
拈云：「四大老無論放過不放過，拄杖惡有分在？苕帚柄人各難免三十。何故？據款結案。」

舉：「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誰知汝辜負吾？』玅喜云：『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南澗問祖云：『大小玅喜前不遘村，後不迭店，要見國師、侍者，三生六十劫。』綠雨和尚云：『玅喜不見國師、侍者則且置，試問諸人：還見南澗師翁麼？三生六十劫。』」

拈云：「諸人要見南澗師翁，拼將三生六十劫，或有扶籬摸壁，依稀彷彿。若是綠雨瞎驢要見諸人，須是驢年始得。諸師聞，恐叫屈，向道：『同坑無異土。』」

舉：「南澗箬菴通問禪師因僧問：『大悲千手眼，阿那個是正眼？』問云：『急水灘頭下釣絲。』」

拈云：「問祖極力道，只得半傾。若要螺紋十足，還欠小孫一火。試道看。曰：『急水灘頭下釣絲。』大眾以為如何？」復云：「共行山路，各看風煙。」



舉：「冬日慈明挂榜僧堂前，作此字，其下註曰：『若人會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慶雲先師曰：『慈明向虛空裏畫成五百尊羅漢，個個神通自在。首座不知好惡，喚作酆都城裏鬼子母，貶向二鐵圍山。山僧忍俊不禁，放出與諸人相見。』擲下拂子云：『急著精彩。』」

拈云：「鼓弄毒氣蔡林，無論河北江西，大若到了冬日，儘有幾個姑娘禪和，須將牛欄、馬櫪、破稿薦、爛籬笆、瓜棚、豆架都要打掃一番，此是慈明本意。首座不諳時務，且去禪堂悉啟明窗亮几，鋪張蒲團席子，大衒體臉。驀拶遭著先師窮神那吒與婆竭鬥寶，其奈窮氣未降，擺出許多泥罐、瓦灶、竹頭、木屑、塹子、碌磚，正所謂糞掃堆頭，重添搕[打-丁+(天/韭)]。永鎮恰值時荒歲歉，睹此傷心，要與慈明雪屈。聊將一把火向馬櫪、牛欄、左右、前後、蚊虫、蠟蚤、蒼蠅、貓貍盡情驅除了也，更于禪堂垂簾捲席，釘他一道桃符，曰：『覺天敕旨 寶篆秘蜜金章，唵伽囉帝邪莎阿，急急如律令。』若到諸方，分明舉似。」

頌古

世尊初生，雲門要一棒打殺。

野地荒田人懶耕，一犁耕動競相爭。斜陽畫破青山色，楚尾吳頭界現成。

世尊睹明星。

恭賀雪山老不才，無端見鬼說奇哉。眼睛留不一雙住，幾點明星煥失迴。

世尊陞座，文殊結椎。

爺做賊，子出首，告到官，官不究。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如何那一通？」

那一通，汝問我。仙花敢礙動，礙動即成禍。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川流晝夜不差池，冷暖年來只自知。片片落花隨流水，悠悠流水照花枝。

文殊三處結夏。

塵塵剎剎盡圓融，萬別千差一貫通，拈起珊瑚枝上月，光明炯炯照無窮。

維摩示疾，佛使文殊問疾。

纏枝牡，牡纏枝。縱使洛陽誇國色，也須綠葉相扶持。

善財初詣娑羅林中參文殊。

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芽。再去禮文殊，散宅又破家。

清淨行者不上天堂，破戒比邱不入地獄。

君住湘江頭，妾住湘江尾。相思不相見，共飲湘江水。

殃崛產難。

鬆髻斜簪茉莉花，琉璃井裏釣蝦蟆。咬臍生下何知母，寄與劉郎不在家。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

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卻教人恨五更風。

麻三斤。

一句家常語，佛親道不到。三藏十二部，未必盡其奧。

乾矢橛。

你道不是貨，我道不是貨。驀拶相逢，劈面便唾。你也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

匙挑不上。

聞汝行藏，是何模樣？一堆爛泥，匙挑不上。

臭糞桶。

這個臭糞桶，誰人打得破？直下便承當，猶憐是滯貨。

南泉斬貓。

口似秤錘問著啞，貓頭爪切血交洒。趙州戴履早歸來，免得兩堂狼藉下。

文殊普賢，昨夜相打。

淨裸裸，赤灑灑，人到不識羞，寸絲都不挂。

喫茶去。

蘇張無謀，只憑舌頭。喫了茶去，塞卻咽喉。

狗子無佛性。

楔不楔，甕裏何曾走卻鱉。金剛腦後一秤錘，拶出泥牛遍體血。

東山水上行。

世有冒名人，妄號佛出身。跣膊吊考打，一領鐵頭巾。

鎮州出大蘿蔔頭。

御溝拾紅葉，陽關贈弱鞭。楊州瓊花觀，栽頭見毒消。

不與萬法為侶者甚麼人。

一口吸盡西江水，吐卻舌尖縮卻頭。只謂臨崖看澀眼，誰知特地一場愁。

一喝耳聾三日。

偶被耶[怡-台+迷]，步步相隨。屋倒崖崩，魂喪膽飛。

明頭來，明頭打。

黯淡灘，黯淡灘，十隻船兒九隻翻。唯有三山陳上舍，肩把傘兒岸上行。奈我何！

代宗命忠國師驗西天大耳三藏。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一入西山，杳無消息。

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便打。

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見相知臨白首，幾番按劍意沉吟。

大顛擯首座。

枇杷不是這琵琶，只為當年識字差。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

興化擯維那。

翻穿沒底靴，倒著破蓑衣。窮到無窮處，虛空剝了皮。

德山托缽。

德山真好笑，父子同賣俏。及俏賣不去，性命都不要。

二婆豎拳，有麼？有麼？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靈雲見桃花，敢保老兄未徹。

年來劍客趁啼鶯，爛熳桃花灼眼睛。向道莫行三峽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三頓痛棒。

瞠開阿傍眼，吐出老婆心。毒氣無消處，風雷勢欲沉。

常啼菩薩賣心肝學般若。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忘時罪亦忘。心忘罪滅兩俱空，是則名為真懺悔。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五終

磬山牧亭樸夫拙禪師語錄卷之六

偈、贊、傳

示石幢航後堂。「沒底海航好渡波，法門八萬四千多。含靈蠢動皆身肉，拍手大家唱凱歌。」(一字渡波)
示非子蕃書藏。「非子非子是阿誰，依舊鼻孔向下垂。慣在虎頭截兔角，欣從鐵鳳產金雞。」
示律菴和都監。「前三三與後三三，牽牛老翁是同參。翻得孃生面皮轉，文喜斷不住律菴。」
示石壇模書記。「折鼎克模樸且頑，苔痕蠹蝕自斑斑。家聲慚愧韶陽後，個個跛行成肚蠻。」(一字鼎銘)
示石丈崑燒香。「源頭本自發崑麓，不悉川流遶嶽香。且待禹門三級浪，為雲為雨任風狂。」
示石床星侍者。「天佈景星夕影斜，求珠輾轉向泥沙。虎頭戴角出荒艸，咬殺南山鱉鼻蛇。」
示石陵真子。「白拈父子揚家醜，無有舌頭無有口。天下由茲起禍胎，家門滅卻瞎驢手。」
示我莊白真子。「橫挑榔栗兩肩痠，擬擲漁翁作釣竿。交摺人天明白了，從今齒不向人寒。」
陲亭茶緣起。「綠楊樹裏蟬聲亂，紫陌塵中日影斜。謾道白雲無個事，逢人便與一甌茶。」
募經偈。「不相宜，了義義何得了時。四旬才離非百絕，渾身已墮泥犁。」
募橋引。「銀漢仙槎通弱水，青雲坦道透長安。參天喬木寸苗養，貫日白虹萬里看。達人自審。」

達磨像贊

西天無站話分，流落東土賣樣。鬍臊眉麤目突，面黑齒版氣行。胸無一點墨水，做的瞎眼和尚。問著口似秤錘，對聖不自揣量。及乎渡葦少室，裝聾打騃停當。玷辱兒孫飲氣，個個懸吊壁上。咦！看你如何下來，遍地羊頭價長。

題岳武穆墨莊神跡

憶辛巳如武林，禮將軍墓，吟詩一絕，追維英風，悵望不已。今明經萬緯持神跡屬題，展對之下，如面鐵甲。將軍征西時，鬚眉欲

動，英風逼人，側視良久，難著一辭，書舊句為贊以還之。辭曰：聞著金牌草木泣，靖忠化作靈芝汁。風波亭上等尋常，萬古上風輸檜立。

題鍾馗

先生文出武歸，筆投秦氏 [車*度]轢。咄嗟！斯文掃地，仗劍星斗芒落。龍蛇所恃文章，妖孽全憑韜略。氣虹怒髮沖冠，鬚眉劍戟倒卓。日月乾坤磨肩，山河社稷楔腳。真真口吐白鳳，莫莫蝙蝠飛卻。天上功名靡求，人間活鬼難捉。君不見？一股虫尸忙萬蟻，味如嚼蠟蠟偏嚼，日出湖山咨息爝。

本師廬夢沛老人頂像贊

釋迦彌勒將活剮，文殊普賢叱行者。終不於此取泥洹，一心願去作馬牛。咦！你也只到得者裏。
又。佛祖冤家，枷鎖項下。活剝泥牛，鑽龜打瓦。半邊鼻孔，落在誰者？作驢作馬，可知禮也。

業師洞虛光老人頂像贊

梁園蛙吠月，塞曲雪征鴻。孤艇繫煙柳，黃鸝囀雨松。除此一人，任大清國裏遍尋一轉，若有一箇與此老共鼻孔出氣者，王老師燒牛糞香，點狗尿茶，大展九拜。乃高聲三唱曰：「你是我底的的薙染也，你是我底的的薙染也，你是我底的的薙染也。薙染者誰？麻姑老人洞虛也。[口*率]此老不解與俗人拭涕。」時雍正己酉春王廿有二目心喪徒實拙氏識於鄱湖雪舫。
再題。鼻孔打失，何處著筆？桃兮不夭，柳兮不條；蘭又靡香，梅又靡椿。日高花影兮斯重，風動松濤兮斯濃。噫！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彌高彌堅，無聲無臭。屬誰手鈔？拙自不肖。(相頗不像)

藏祖頂像贊

湖山蕉倚夕陽煙，草閣鶯花人醉眠。杜宇啼殘楊柳月，雲霞片片擁漁船。

會師太贊

這瞎驢是何年瞎？衝上雲居，撞著異木老瞎賊，瞎棒瞎打打折伊。打折伊，回來三腳弄跛蹄(師參話頭)。產子不專鳴與飛，然則角者、鬣者、爪者、牙者，骨高毛長，特來齊一二，屎尿遍離離(謂楚琦、樵水兩知識)。不惟毒氣鼓蔡林，黧奴白牯實相知。嗚乎！這瞎驢蹄跛沒了期，若非茂也(謂嵩安茂)孟八郎，驀地張弩架箭孰敢為(弩箭，山名，嵩安奉師休老是山，故云)？

五龍和上傳贊

王維嘗以敗蕉繪雪圖，世皆以為異絕。余曰：「否。」何者？不見坡公云：「木有臞，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若輞川，豈非其病乎？」昌江五龍菴禪師曰：「月菴者，諱朗，歙縣程氏子，奕葉居宦。」師年十八，輒嗟曰：「一榮一枯，一寒一暑，循環理也，晴晦不爽耳。」卒外形骸，遂投紫雲和上薙染焉。是以百城煙水，直踏草鞋筋斷，頗飽蔡林。其後嗣法，仍復歸於五龍、紫雲之門。下逮據室，猶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住五十餘年，師固無所要於世，然僧俗不異師，而師亦不立異於僧俗也。但知穿衣喫飯，屙屎放尿，而鼻孔與仲尼、瞿曇一洞通風而已矣。所以七尺烏藤，未肯輕易打人。何故？曰：「好事不須頻話會，留將和氣暖丹田。」即或間有墨人韻士，例以一江楓瘦吟無跡，孤館燈寒夢有聲，乃來問於師。師又安惜綠楊芳樽，高樓遠笛，并與煙蓑雪舫之興也歟？至若平居，皆與常人等，所謂即此用，離此用是也。繇此思之，蓋輞川雪圖跡爾，故有坡公之說焉。若夫師之念水族，憐枯骨，長於景薄西山，惟以蓮邦指家者，其皆赤子之本性，匪妍病也，夫何異之有？待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豫知時至，剃浴更衣，坐匡床，說偈謝眾曰：「七十九年，洒洒落落，無禪可參，無道可學。絕聖離凡，任緣而泊，左之右之，光明極樂。」眾尋請命後事，曰：「事事例我以生，惟語錄行當鄭重。」語畢，乃吉祥睡。復曰：「請大眾為我念佛。」眾纔舉佛號，遂脫化。因贈以偈曰：「素琴本無絃，藕船作導師，黃金終古貴，難鑄鍾子期。」所以師之後裔濟人多用藕花船云。其贊曰：「老古錐，無縫罅，鐵圍是道場，烊銅為般若。眉栽眼下，癡聾瞶啞，拈椎豎拂，敲磚打瓦。狼藉堆頭糞疊山，錦羅帳裏珠交灑。無上正覺，臭魚敗鮓，昌江鼓筏，五龍拽耙。黧奴白牯參同契，文殊普賢侍衛者。佛來呵，魔來打，簸破虛空鐵面門，飛紅彈子出爐冶。猛虎鈴頻繫，逆鱗珠慣下，愛摘蓮花供彌陀，百八珠迴絕晝夜。撥動髑髏根塵，喚醒鱗甲變化。關西子，沒頭腦，認奴作郎，指鹿為馬。戴角虎，鷲鼻蛇，紫胡狗，水牯牛，與楊岐驢到箇底，

遠避三舍。誘兒投櫃學做賊，兒能脫櫃粧鼠詐。瞎驢逐隊，黑地唱喏，鐵圍天子笑呵呵，拼將永劫作驢罷。」

白雲鐵觜像贊

嗟乎！人只在白雲三門外望見竹苞松茂，未曾窺見室家之好，盡謂曰：「白雲深處老僧窩，一犬吠虛、千猱啀實。」誰知你背地裏鎮日拈一把苕帚，東邊一揮、西邊一拂，是箇以字不成、八字沒一[必-心]，爭奈者漢平生毫髮難瞞拙上座，不但尋常見你拖一條黑黲布衫有前沒後，猶見你甑箄頂上鼠穿一竅，到今日定星盤上著一無孔鐵錘，豈非懸羊賣狗肉高抬時價？正眼看來，只含捏鼻一笑。何故？人平不語、水平不流，莫怪臊鬍當門齒缺，從來不肯驢唇馬觜。半斤償你八兩，還有信得及者麼？諦聽，諦聽。鳥啼春盡蝶西東，二十四番花信風，秖見主人常醉客，不聞客醉主人翁。

火柴頭贊

髽頭赤腳垢衣裳，諸行苦空號覺皇。折腳鐺虛封上首，尖頭屋小眇諸方。松風萬本吟丘壑，竹月高枝奏鳳凰。三個柴頭架火裏，天然文字已全彰。

題若海廣閣黎像

廣也廣也老凍膿，八十年來興頗濃。緉鞋獰似虎，烏藤活於龍。放下普化木鐸，挂起投子油筒。床腳下種菜，鐘樓上念贊。碓觜頭栽松，霜鬢不裹頭，項與楊岐同。拈卻口，塞卻鼻，屏卻咽喉不通風。臉上刮得霜花落，氣飲蝦蟆吞大蟲。晝夜摩挲一百八，偏袒危坐於其中。有人問我西來意，半天吊下黑雷公。黑雷公，砌下霜柑一顆紅。

傳

余家甲寅兵燹之餘，繼丙寅先母終堂。先子視此，絕無子女態，意志豪放，飄然攜琴書如子由，周覽四海名山大川，過秦、漢之故都，求燕、趙之豪俊，恣觀終南、嵩、華之高聳，顧滹沱、黃河之奔流，而後知天地之廣大。曰：「天下奇聞壯觀，盡出於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其無一而不從意志豪放中而得之矣。」何其獨不見一人乎哉？迨辛巳復歸梓里，作

八截句留別師弟故舊，猶記第二章云：「不揣敝貂問計非，夢魂盡是白鷗飛。扁舟四海為家舍，滿載月明何處歸？」由是解纜，破彭蠡煙，洞庭弄月。又欲上峨眉玩雪，不果。至巫峽，聽猿夜啼，悵然返棹。轉荊南，夜登王粲樓，斗酒自勞，解襟對明月而詰曰：「天地無人耶？」天下豪俊匪無也，誠難合者也。自此遊興稍倦，然意志愈加豪放，凡所得錢，飲之餘，悉與之貧人。適孟、仲二兄子英、子輝亦從客歸，聞此，由家趨荊南，知父意志，並受室於沙市，養父老焉。遂各有子女二人。辛卯秋，不肖片瓢定省，竊喜健飯，起居皆便利，堅於迎歸，恨貧不能攜家返故里，且老年眷孫，蓋終無歸志。年八十四歲，己酉二月十一日，無病而終。痛二兄皆先世賴孫力，葬於王粲樓之西二里許。嗚乎！余既削而髡矣，僧俗殊途，又迎歸不果願，每一念及，但紀古人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意。」且道是那一句？唯合什向空而號曰：「先子玉生李公，諱善，別字荊山；先母曾氏，字西田。二位肉身菩薩，同入大光明藏云耳。」

佛事

設幻祖供。舉：「祖一日因事著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云：『汝上座，我拜你為師。』時修祖失笑，呈偈云：『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覿來是男子，今日還作老婆婆。』祖云：『此偈甚愜老僧意。』」師云：「者是二大老平日咬豬狗底手腳，今日被遠孫一齊捉敗，有班杜蠻禪和背地裏捏鼻一笑。何故？江南人唱鷓鴣詞，認作胡笳十八拍。還聞麼？若不聞，側起牛耳。」
供修祖真。驀召大眾，云：「要識瞌睡虎，面目現在。(以下皆祖語)『披衣得大床大座，儘堪舞袖迴旋；著錦看某水某山，不負敝貂馳走。風轉滯帆得勢，丹成拔屋皆仙。花木瓜長孫生子，有王、謝一種風流；白芙蕖集鷺藏鷗，用晉、宋諸賢故事。毛錐子敵連城玉價，非兔園冊裏學成；皮栲栳作擲地金聲，是黃鶴樓前悟得。唱樓煩三百首，別傳草木被文章；繡虎起西江十八灘，怒漲風雲隨棒喝。崩崖墊戶有雷霆，看清涼亦避；三舍洞門無鎖鑰，笑雄峰自隔重關。』(祖語止)雖然，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拔得出，也是虛空背上穵窟。」遂拈香炷爐，云：「莫道腳下兒孫無長處好。」
設問祖供。「鰲頭納敗興偏濃，自臭不覺；稱性專能打脫空夙習難忘；臉上刮得霜花落，懸羊賣狗；令行吳越氣吐虹，做盡伎倆。遠孫今日因爇一爐香，要與吾祖棒下血淋淋，冤魂髑髏通一線氣，恨祖自無鼻孔。」

掃崗祖塔。「行岡千仞，望之畏然，故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復讀祖語錄，至參無字話，忽有省，說偈云：『狗子無佛性，莫道說得好；閨女學做媒，自身也難保。』又讀夾山參枕子落地機緣，頌曰：『久憶并州是故鄉，而今身已到咸陽。若教忘卻來時路，不是愁人也斷腸。』」師云：「惟記來時路，自身故難保。不見蕉叔祖拈香云：『千仞巖高疲殺人，冤魂遍界髑髏新；比時因得未超薦，白日至今鬼見身。』如何是鬼？」復云：「噩！念道真言次第陳。」

棲雲師翁忘供真。「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小孫雖未見師翁，腮寬腮狹，面短面長，只聞昔住東山，常在東廁後細洗癩瘡爛腳，天下衲僧未有一箇不被臭氣熏拶逼來。小孫未入社保，聞得也須作惡，今日要與諸人雪屈去也，仰師翁者盆惡水澆潑一上。」遂插香過，捏鼻云：「臭。」

靈虛本師老和尚訃音至，上供。「我生不願見伊，直逃入羅剎鬼國，當時性命在伊手裏，一任敲骨取髓，生也由伊，死也由伊，我向何處雪屈？」乃拈香，云：「好向者裏雪屈麼？伊死不願見我，即躲入驢胎馬腹，今日鼻孔在我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生也由我，死也由我，伊又向甚處叫冤？」復以香炷爐，云：「莫向者裏叫冤麼？」良久，云：「牛糞燒香狗尿茶，忤逆生死是冤家，黧奴白牯來薦饗，脹殺蚯蚓與蝦蟆。」遂搥胸三下。

設此峰首座大師供。「生時行汝不贏，今日汝來行；生時說汝不贏，今日汝來說；生時喫汝不贏，今日汝來喫。請！請！」復云：「不喫了。」遂搥胸大號曰：「是我命也夫！是汝命也夫！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饗。」

設昆池元座供。舉：「僧問趙州：『真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真言？』州云：『唵部林嚩。』」師云：「恁麼，恁麼，鐵輪天子寰中敕，帝釋天宮放赦書。不恁麼，不恁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何故？不見道：『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雖然，去年正當恁麼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麼時，多去年七件事，者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瑛大師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拙上座雖是一箇不識羞的男子，也要緇素分明，去卻七三存一，無觜猢猻吹觱栗。」遂側耳作聽勢，云：「依稀似曲，又被風吹。」

火小園春侍者。「十八上破家，十八上作活，未是好手。爭似我春侍者，十八上圓具，戒月孤高，十年內孰不瞻之仰之？迨廿七上，不惟破家散宅，恰值三十夜，只道貧無立錐之地，他竟錐也無。恨山僧命薄，太息早折。」遂搥胸二下。「然雖如是，擦手時猶示眾

曰：『小園小瞎禿，換手摸多年，摸到三十夜，火中生白蓮。』大眾！可是山僧謬語麼？」以炬打圓相擲下，云：「藉你證盟。」
封龕。「法王法力超群生，嘗以法財施一切，久積淨業稱無量，導眾以寂故稽首。恭惟雪峰堂上月菴大和上，大圓鏡智，同古同今，流注真常，契物契我，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以長存。本如來無所住心，蓋念風火地水；由眾生有以合感，惟憐濕化卵胎。是以住世七十九年，不舍法界；闡化沒休歇處，遍入塵勞。高名千古重如山，泥就泥、水就水，行普賢之願海；棄國一身輕似葉，去就去、來就來，等觀音之慈心。脫殼烏龜飛上天，金毛獅子(化作)狗，泥犁苦趣，逐類隨形，餓鬼道中，他方此界。藏身處，沒蹤蹟；沒蹤蹟，莫藏身。到個底，果熟豈自昌江？花開何由歙縣？雖然，直得紅霞穿碧海、白日遶須彌，須知更有不動尊。如何是不動尊？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夫如是，則生未嘗生、滅未嘗滅、去未嘗去、來未嘗來，都盧是個如來藏體、真如正性。敢問我：月和上即今在什麼處？現前諸位桂子蘭孫并諸山老宿還委悉麼？白玉毫歸安養國，黃金骨鎖蓮花臺。」遂遞封皮，云：「封。」
供月菴和上飯。「說奢說孤特郎當，情義爭似道義長？太息相逢一宿晚，令人飲恨到泉鄉。小弟今日炊鐵釘飯和木札羹，聊表殷勤，未審伊人還來鑒格也無？」遂插香，云：「過。」
火靈智大師。「個老兒，真卓犖，孤松挺秀三千綽，打雨敲風長鱗角。百尺懸崖上，根露詎可托？樵牧苦折攀，野火燎天灼。靈大師！誰家灶裏火無煙？」以炬打圓相，擲下云：「者個本無著。」
無著大師起龕。「隻履西歸，未免觸途狂見；九年面壁，猶為滯殼迷封。未有久動而不靜，未有久靜而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且道物作麼生轉？金毛獅子喋屎狗，雪白象王推磨驢。」
行腳僧起龕。「桃灼灼，柳依依，浪遊子，不肯歸。」驀喝一喝，云：「汝今還向何處去？」復以杖擊龕，云：「相隨來也。」
起龕。「來來來，燈籠沿壁上天台；去去去，生鐵秤錘被蟲蛀。也不來，也不去，饑來喫飯困時睡。阿呵呵！笑甚麼？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孰又得似我聖登阿閣黎？艫韝慵開，自是呵佛罵祖；鉗鎚惜運，豈止打雨敲風？一物不將來，那肯囫圇吞卻？三番復趁出，真正無主孤魂，雖未九叩洞山，亦乃三登投子。及乎歸來，頭著枷、腰著械，拼將拖泥帶水；醫死馬、弄死蛇，幾乎犯手傷鋒。彩鳳舞丹霄，陽春賡白雪。到個裏，白日作竊底站過一邊，清風下載底徒勞競出，說甚滴水不沾、寸絲不挂？直饒休去、歇去、冷愀愀地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念萬年去、一條

白練去，猶是生死岸頭事，須知更有向上事在。畢竟如何是向上事？」驀撫龕，云：「鷂子過新羅。」
入塔。「狐峰嶺上一輪秋，影倒東灣截眾流，七十九年收不得，化條白練濟南州。」顧左右云：「眾中還見吾師大人相麼？」禮拜起云：「塔藏動也。」遂下龕。
瑩觀引請師封龕。「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世尊只解淨地打繡毬，何能荊棘翻筋斗？若是我西來引請師，逍遙死生，優游人世，十字路頭縛草菴，逢人便與一甌茶，夕陽景裏架長虹，一任渡人渡馬，雖未開田說大義，亦乃驅水牯種田博飯，乞得一塊畬，秧得一籮芋，何適而不樂？所以事師以孝為樂，課徒以慈為樂，撫弟以義為樂，接友以信為樂。有時艸帽麻衣，青鞋白襪，背手流觀，鳶飛魚躍，揚眉瞬目，語默笑傲，穿衣喫飯，屙屎放尿，沽鹽買醋，運水搬柴，燒香掃地，合掌搖頭，頭頭有出身之樂，何暇與俗人拭涕？雖然，秖見葫蘆棚上挂東瓜，麥浪堆裏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店，相邀來喫趙州茶。實拙，不是情識未乾，分上有所難逃，六十二年之卓卓，應酬阿師自己一盞。」遂遞杯，云：「還受用麼？」復云：「掩息如灰功幹畢，大悲千眼莫能窺。」云：「封。」
封龕。「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到個底，恰值冬至前後際斷，添也添一絲毫不得、減亦減一絲毫不得，若要添減自由、縱橫無礙，須是我會師太今日涅槃堂上、生死途中，螺紋結角、千層合尖，去來也由伊、逍遙也由伊、悲愍也由伊、華嚴海會也由伊、玅法蓮花也由伊、玅湛總持也由伊、喝囉怛那也由伊、般若波羅伊、超佛越祖也由伊、泥豬疥狗也由伊、極樂國土也由伊，直至滴水不沾、寸絲不挂，明如杲日、寬若太虛，千聖不攜、萬機寢削，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總由伊。何以？不見《華嚴》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更有一事未曾造著，實拙即墮拔舌也須道破：風吹石臼 遍哮吼，泥捏金剛水裏走，拋卻楊岐三腳驢，翻身跨上子胡狗。會師太遶膝兒孫悉在祖餞，但西出陽關無故人。牢記一偈：『趙氏 連城璧，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遂遶龕一匝，云：「封。」
象舉師封龕。「和尚子，莫妄想，起心動念是妄想、澄心息念是妄想、成佛作祖是妄想，往往將妄想滅妄想，無有了期，直饒掀翻海嶽、踢倒須彌，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為黃金，在天普蓋、在地普擎，於日燭晝、於月照夜，有時劫火變遷不存毫髮、有時於一毫端現出娑婆，彈一指便開毘 盧樓閣、拈莖草即為丈六金身，植旃檀林於八識田 中、種鐵蒺藜於無明山上，有如此神通、如此玅用，如龍

得水、如虎靠山，玉轉珠迴，誰能得彀？所以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明如日、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過在動用中。」遂謦欬一聲，復喚云：「理謙客來了，快擎茶來，豈不是生死岸頭、業識邊事？若果是出家血性漢子，自是迅雷不及掩耳。」驀喝一喝，以拄杖卓一卓，云：「塗毒鼓撾無手人，龍門那許死屍宿？」

起龕。「文殊出不得女子定，死了活不得；罔明出得女子定，活了死不得。畢竟如何？我有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遂振龕，云：「無毛鷂子拍天飛，鑽破虛空腦後皮。」復云：「起。」

師徒同入塔。顧左右云：「盡大地是一隻沙彌眼睛，試問諸人：向甚處與象公寶塔合尖？若有道得者，對眾商量；如無，山僧卻要錦上鋪花。」遂下。師復云：「更有瑪瑙階前布赤紗者麼？」又下。徒云：「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琉璃。」

塵空維那封龕。「如來涅槃心，祖師正法眼，衲僧奇特事，知識解脫門，總是十字街頭破草鞋，無端被汝拋在門角落裏，多年狼籍不堪，今日呈似本山檀樾、諸山老凍膿，孰敢正眼覷著？眾中還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起死回生；如無，填溝塞壑。試聽一頌：懶攜瓢笠餐風露，一病通身爛似泥，千手大悲扶不起，假饒靈藥也難醫。咦！且待漆桶放光著。」

起龕。「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送？」以拄杖劃一劃，云：「鐵蛇橫古路。」復喝一喝，云：「蝦蟆[跳-兆+孛]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

火。「塵空塵空，南北西東，信腳踏翻，遍界火紅。」以炬打圓相，云：「艸木昆蟲，八面玲瓏。」

移靈骨就塔。顧左右云：「諸仁者！還識者顆蛣螂丸子麼？是我空維那昔從糞掃堆頭失卻，今從糞掃堆頭拾得。拙上座忍俊不禁，要與百雜碎了也，使他無復得失。」遂以杖擊之，云：「還受用麼？」復卓一下，云：「用之則行。」

火耕雪畝。「不思善，不思惡，到個底，無棲泊。透出紅鑪金彈子，簉破虛空腦後瞉。」

奠典輿籍姪。「憶汝八齡來海福，夜坐團欒，輒戲先師膝前，默默如愚。師摩頂與棗栗啖，曰：『吾老矣，恐不能望此子成立，汝當成褫。』拙乃良久勉旃，此一空望也。九齡、十齡送塾師，訓詁明句讀，齒清章熟，能辨字訛，此二空望也。十一齡時，石橋輔樵水主雲興寺，三十初度，廬夢老人往賀，老人偶問石橋：『念佛是誰？』汝傍答曰：『破狗缽。』老人深項之，曰：『然。』此三空望也。時人間屬予草書，命汝立旁，或牽紙，或研墨，飛舞間，苟

有力不到者，其必曰：『敗矣！』吾不能辯。至十四、十五，汝自能書已後，每一出，必駭能書長者，此四空望也。因小智慧，不免性剛，岸幘幼，慣不可易，及至終身受病之原，豈非在斯乎？嗚呼！今年八月十六日，年方二十，所恨父母兄弟業債難還為悵，及至終身速汝命，亦非在斯乎？直自去冬受具歸，秉智慧刀，執堅固箭，示病週期，霜面皚皚，冤親杜絕，菩薩曾親接引，鬼神無處摸索，只留一語，臨終曰：『汝我茶毘場上再請相見。』此非謬言，事事是吾二十年中同師血心撫汝空望成立，今日參來，成個果熟風殘公案。然吾向汝從不肯搬果子話，亦非家富兒嬌，正所謂：『信道莫行三峽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汝還聞麼？其或未然，驗在目前。」遂頓足以袖拭涕，隨展兩手，曰：「那。」復喝一喝，鳴指二下，云：「咋！咋！」

受業師洞虛老人封龕。高聲重號。師曰：「出世難，未是難；入世難，始是難。何緣舐犢來塵寰？五十九年靡頃閒，今日勞薪底所間？且搥胸，淚漫潸，杜鵑啼血染山斑。實拙不孝，罪豈容誅？聊具無縫一所，說甚一念萬年？任教安眠打鼾。」復云：「關。」設供。「花街柳市一慵僧，狼籍鼻擁絕愛憎，識得麻姑端的處(老人家居麻姑，一號麻姑一小峰)，三江六月踏層冰。」遂咳嗽一聲，喚廣籍云：「師翁！和尚歸也，快展匙缽。」

起龕。驀召大眾云：「拙上座昨夜適夢老人絮絮叨叨，授命平生顛末并身後數樁極緊要事，今當人天眾前盡情揭露當陽。」曰：「老人姓詹氏，家居麻姑山麓，乳飲益藩裔苗。年十一，塵氛旰水，流亡豐城，哭蒼冥兄弟生離、爺娘骨暴，胸中松竹雲幙、眼裏茅土血腥，勞生三江白業。海福嘆師早世，奮志自立，承先藏祖臨年卸眾授家委業，嗣後一味謹慎忍辱，十方檀那不棄癡愚，至三月十八日亥時打破鎮州，始得螺紋結角，拈卻炙脂帽子、卸卻鶻臭布衫，展開驢腳、申出佛手，明日即向無影樹下為萬靈長夜燈衝遍五無間獄去也，遺有平生顛末并身極緊要事未曾向汝道破。後繼海福總務者一要僧行見人有禮、二要晨夕鐘鼓分明、時粥飯精潔、四要勤編松竹園籬、未晚巡照門戶、燭，更有不可說不可說阿僧祇劫已前案，尤當。」

山鬼伎倆，終無垠。汝當珍重。拙忽夢驚汗背，銘於心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又曰：『雲從龍，風從虎，聖萬物睹。』」乃顧左右云：「眾中還睹麼？」良久云：「若。」高聲云：「起。」

入塔。「平生與世不相宜，影水寒梅枝，不是東風窮徹骨，虛空捉得倒翻皮。所以道：，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

錐之貧，錐也無。」召大眾，云：「既是錐也無，因甚無影塔幢尾插天？」良久，云：「豈是西天無位次？要留東土作規模。」

附洞虛禪師塔銘

師諱心光，字靈鑒，號洞虛，旰江詹氏子。其大父為益府儀賓，國初挈家避亂吾鄉，死喪殆盡，遂剃染於海福菴。師既戚於天潢，風度閒雅，而天性樸真，僧腦益高，戒行清苦，隨順世緣，絕無罣礙。海福菴當隘，但儈雜作，紛拏叫囂，而菴復貧，分衛周旋，師恬如也。數十年僧俗不異師，而師亦不立異於僧俗也。辛丑年三月十八日，預言時至，趺坐示寂。壬寅年正月廿五日，塔於慶雲菴之西偏。燉故與師往來，而牧亭大師者，於師為剃度師，今浮屠合尖，皆其力也。并令予銘之。銘曰：

「莫提起，徒亂人。重拈出，禮白雲。」

時皇清康熙六十一年，歲次壬寅，春王正月壬午，士擇選文林郎劍邑法弟李燉拜撰。

磬山牧亭樸夫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